

道古堂全集



和
976
4



門和
籍 976
卷 4

道古堂文集卷十六

仁和 杭世駿 大宗 撰

序十三

建昌李先生壽序

禮有經師有人師經師云何六藝之傳授進學之淵源
於是乎在人師則自賢聖以暨百工技藝之末莫不由
之由東漢訖魏晉師稱師弟子稱門生門生之義歐陽
氏修洪氏适釋之綦詳南士尚聲華北士重門第其義
弗著爰及唐代記登科錄諱行王定保撰撫言紀門生
座主受恩感遇而世乃始斷斷乎以此相高矣顧皆飾

羔雁而崇黨伐標榜名譽提掇勢位膠漆比附齟齬國
是則未有以經師人師之說通之者也
今上卽位之二載建昌李雲麓先生來主浙試浙士之
受知於先生者一百一十有八人熏之以道德砥之以
節行切磋之以文章亦旣爾矣士之上謁先生者先生
立於東階和顏色而迎之升拜成禮交兩揖而退其以
文來質者虛襟而莊誦之指事論心崇質黜綺如古人
韋弦幽贊之義其誠且愛如此越三年先生復來視浙
學甫匝月改蒞江北門下士拜送於舟次先生拳拳若
不可釋顧其尤貧者割清俸而周之簡其賢者置諸幕

下錄用其長敦誨其所未至以故浙士之得與於著錄
者莫不口建昌李先生不置曰如吾建昌李先生者固
可以爲師爾矣十年以來蓬轉萍散凡諸弟子升晦存
沒往往異路羈棲跼伏罹憂患而顛蹶者固不足以塞
望一二幸挂朝籍名微祿薄不克親奉束脩娛先生之
旦晚迴望師門一何遼落媿生顏變其有豸乎今年十
月先生介壽六十諸弟子或且散而之燕楚齊蜀閩廣
之區千里而近千里而遙不得麋至親執爵而拜堂下
執也然稽諸古壽者不拘以年下有祝嘏於上與凡置
酒奉金皆可稱壽又不拘以誕日歲之元月之正與凡

宣幽導滯皆可上壽壽以文辭自幽雅頌始宋季興後
乃稍稍以序稱然則諸弟子者將何昉乎先生官勲在
國史論議在朝廷聲施在天下齷齪算之近夸且贅計
惟修身以肩授受績學以衍淵源標芳樹軌以報稱知
人能得士之實則其義較世俗之言壽者爲優師弟之
契尤近古而可法也已

梁谿父先生壽序

谿父梁先生懷經協術名德高亮優游林泉壽臻杖國
聖天子從容存問特晉榮秩 奎章魏煌錫爲世寶遠
近誇誦謂曠典所未有凡有祿於朝者競爲龐鴻淵懿
之辭千里命使介觴于堂先生却之而不得也夫河潤
九里發源崑崙泰山出雲不崇朝而徧雨天下飲於河
者忘崑崙之高雲行雨施而不見泰山之大未可謂之
知本也先生斧藻其德聞詩對易篤於過庭敦琢四瑚
六璉之器以貢 天府其爲崑崙泰山也大矣而夔龍
稷契之業後先疏附之任裕之後昆以彰施其用而先

生特爲而不有悅山樂水敦仁晦智天倪不滑德充自
符巖居有朱紱之榮循陔致白華之養道風秀世碩德
冠時偉矣乎其不可企及也某蚤侍杖履獲聞緒論敢
緣人世福備之旨推尋先生所以兼致之由輒用頌寫
以當擊蹠先生居恒處約口不言貧履盛席豐口不言
利與境兩忘不滯於物顧此猶言其外遇也塞林酌海
騰躍百家文誠鴻矣然而屢歎拙目窈無悶容借箸前
籌動中窾會才誠肆矣然而澤及黎首不居寵利攝虺
鞠稚情慤德滿行誠敦矣然而道高謗興犯而不校譬
之修塗鉅野不設町畦長河滄溟茫無畔岸非今茲之

福備不足以稱先生之雅量非先生之雅量又豈足以
致今茲之福備哉流俗之見溺於榮華輒假時命用相
推挹蓋儒術所不取約而求之天人之原微而驗之性
情之際陶物振俗實在於茲先生聞之當不違斯論也
謹序

此處為一大型空框，內有極淡的垂直文字，似為另一篇序言或題詞，但內容極其模糊，難以辨認。

長沙周雪舫壽序

古昔大儒項背相望未有不湛深經術而可以名世者
漢世諸經各有大師遞相授受守家法黨同門載於前
後儒林傳者詳且晰矣流轉至千餘載或尚著九經師
授之譜緝五經傳授之圖迄於今津津猶溢齒頰然或
泥之太過且至於離經而與道背則前哲之所議者固
未可以指屈也秦延君增益師說至百萬言桓譚以爲
解堯典二字至十萬言說粵若稽古近三萬言亦迂且
冗矣高子親子夏弟子以絲衣繹賓尸爲靈星之尸以
小弁爲小人之詩孟子嘗病其固矣穀梁子傳魯學公

羊子傳齊學若尸子子沈子子女子皆其師傳也何以元年大義而無傳益師不日之惡畧而不言單伯之淫鄒子之請猶不免乎短且俗之誚以知師說之未可以盡信而聖賢義蘊之指歸則固以心得爲尚也逮後科舉之途闢經學愈晦經義漸失段昌武爲毛詩指南指科舉之南也林泉生爲詩義矜式矜科舉之式也劉青田爲春秋明經明科舉之經也

聖天子懸五經之科以厲天下之實學士方樂其美名之可飾務爲僥倖捷得之術以求合於有司刺取發問之題轉相習誦試質以全經之奧義張口而不能翕者

比比矣楚介南服以騷賦繼十五國風而起江山文藻甲於海寓自昔比烈而星沙周氏獨用經術蔚然崛起於洋山湘水之奧區吾友雪舫先生自其羈紲受書卽耻就俗師問業門以內父子兄弟自相師友習其句讀稽其根歷辨析其異同離合而根極於理道其爲學非以求合乎世也然而施之於舉場風發雷厲決江河而排滄溟世之擁臯比攝都講守一先生之言岸然號爲經生者則胸喘膚汗窘步而卻走者不知其幾千萬也雪舫旣以五經起家而其難兄若弟復連中甲乙科得氣以去或疑其有獨得之秘術淵源講授異聞不傳咸

道古堂文集卷之六
就請業雪舫笑謝之諸所謂老師者稍稍知悔悟教後
生讀全經討論義理湖南經學大興皆以星沙周氏爲
法雪舫經明行修通之以經世務蒞一官而一官理宰
一邑而一邑化今方佐都轉運使經畫鹽筴呂管所未
盡之蘊太平經國周公所未施行之書心知其意設誠
而致行之澤溥於浙東西汜而操術不勞則精義神而
推行利也海內方聞之士與予有攬環贈佩之好者衆
矣窮老盡氣抱遺經以究終始者乃如晨星落落可數
雪舫官會城時時過予發六藝之微旨創豎一義隱然
如堅城大敵卒不可搖撼嗚呼飲益於予之近且切者

莫雪舫若也雪舫今歲屆強仕之年介康爵者不少榮
華之辭而予獨以迂拙之言進俗之所訾固雪舫之所
樂聞而吾士友之所欲傾耳以聽者也故不憚謏誣而
述之是爲序

孫雲巖壽序

孫雲巖壽序

孫氏系出舜江其在前明忠孝文章彪炳天壤簪纓相
嬪奕葉清華逮乎延登黃耳金鉉迴翔丹地與國運相
終始其遷於杭者源大司馬世載令德五傳而至雲巖
先生始益顯雲巖少席苞蔭卽絕去綺襦紈袴之習恒
惴惴以不及人爲耻復嗷嗷以求勝人爲耻不讀非聖
之書不爲骯髒之文不萌梯榮取寵之心不附黨援標
榜之藉含經味道聲雋一黌定省外恭兄友弟力修門
內之行而譽溢於鄉邦澤流於婣族其大較也故未可
以謏譴而悉數矣若其才蘊於無名器藏而不試機張

通鑑卷一百一十六
括省動中窵會雖工於心計者不能及而口無臧否胸
少柴棘年始及艾卽屏家事付兩兒經年不問其羸縮
所蹙蹙往來於胸中者世人之休戚若衡石之低昂必
劑其平而後已飢有粟疾有藥死有槥齒有埋不辭難
不近名龐鴻淳固之氣根心而不漓豐亨豫大之福旋
踵而立致方岳峙而麟鳳遊甘露灑而芝蘭秀長公給
諫眊丹筆以依日月之光次公孝廉蠹青簡以鬱風雲
之氣恬侯步入里門文度抱著膝上方諸前哲殆又兼
之二難夙承家學無改素風所以榮世之事靡弗周所
以娛親之具靡弗備履其庭有黃麻紫綈之 綸言有

綠緝金章之袞錫登其堂有西清東觀之 賜書有方
鼎琬戈之舊物入其座有白首魁壘之耆儒有咎鳳鸞
龍之名彥周規折矩著其采齊肆夏之節歌詩述頌盛
其丹黃鞏悅之文折俎殽烝永其緇衣好賢之德鐘磬
管籥流其歡欣和樂之聲鏗錡炳耀榮增歡益雲巖顧
之其樂矣乎樂矣而未也先憂後樂者良宰之宏襟履
盛思危者哲人之長慮雲巖瞿然而却顧悄然而深思
義在蟋蟀之三章矣勗給諫以已飢已溺補袞職勗孝
廉以思居思外紹遠圖扶樹元氣不滑天倪以善承忠
烈公之畱貽仲安公之肇造此雲巖之本志也美哉推

此意以往瓜綿椒衍世世子孫胥壽無有艾於雲巖始
基之矣五月望後一日爲雲巖七十覽揆之辰善於給
諫兄弟者羣然乞言於余余與雲巖交不薄矣知雲巖
者莫如余深能道雲巖之行誼者亦莫如余悉然則宜
有雲霞絢爛之辭以抒寫君高厚疏濶之槩而衰病耄
忘言辭蹇乏十不得一慙焉無以塞諸君之請所可告
者天地清寧日月昭曠吾兩人優游井里同爲太平之
幸人加餐強飯俟

聖天子升中配天之禮畢扶杖以觀德化夔龍事業姑
聽之後人而吾與君但當含飴行藥不復關世上事矣

許月波壽序

今天子紀號之三十有三載四海乂安緬曾竄伏協氣
翔洽充滿宇宙野老扶杖而觀德化之成羣黎鼓腹而
食太平之福生斯世者斯亦千載一時之嘉會也病月
十有三日吾友月波許先生行年蓋七十矣影纓簪組
之彥白首耆艾魁壘之儒思得不可磨滅之文以爲先
生金石之壽羣然以斯事見屬余豈其人哉前此六十
施子慎甫嘗序之其文清以肅曲折能道先生之所詣
余不能逮也交深於先生者若樊榭南漪茨檐勿藥諸
子皆成不朽之業而已化爲異物獨余與先生白頭相

望推擠人世至于數十年之久環顧斯世知先生之深者莫余若而能道先生之行者非余亦莫屬也先生有曾史之至性有君陳之孝友有微生之諒直有石奮之醇謹僕指而數之更僕而不能悉也特以吾二人相契而論無一事之可訾無一言之見忤有攬環贈珮之好無乘車戴笠之嫌恭敬之意見於飲食之外數十年如一日也居平竊論人莫不欲傳之子孫以爲世守或以田宅或以詩書或以玩好其傳不同而其守政復不易先生獨保合元氣與物無迕與世無爭淳淳悶悶以忠厚相餉遺賢嗣敬占長體斯意不敢妄失尺寸許氏之

昌且熾也豈有旣乎余能言先生之所長而行不逮不能測先生之所至或不以人廢言而以其事上之輜軒閭師黨正貢賢能之書於王吹笙合樂歌鹿鳴之三章執觥而饋執爵而酌非先生其孰能當之乎

持養而飲壽爵而酒非其主其禮則當之乎
國而燕五章其節之善然王如至合樂則制之三章
禮而長主之風至短不以人效言而其專主之誠
且且於山豈有別乎余謂言於主之誠而於不效不

翟龍文壽詩序

古者二十而冠五十而爵酒醴之設祝嘏之辭爵之年
不聞有云也於冠之時則備言之一加之辭曰壽考維
祺再曰眉壽萬年三曰黃耇無疆年至於可爵則冠辭
所謂淑慎爾止敬爾威儀者德已備矣以家則杖以養
則貳膳以乞言則立侍而聽政割牲酌酒之養奉車進
履之敬莫不循是而加隆焉故五十曰艾卽以之爲登
進壽域之始鄉有內行醇備淵粹篤寔之君子曰翟先
生龍文施德於姻族加惠於鄉里退讓而不居其名有
賢妻曰高夫人德與之配舉丈夫子八人克以義方教

長公秬原次公大川來遊太學聲炳乎六堂發爲詩歌
鏗鎬金石 輦下之稱詩者莫之或過也已庚之間兩
尊人相次躋年五十投僑札之縞紵者徵歌介雅相與
申登堂之敬秬原兄弟編香爲集將以傳世而耀遠請
予序以張之予惟稱觥之事備於雅頌而其辭畧於班
史可徵然皆以下奉上又其間或受之而喜或却之而
媿事亦不齊武帝刻意封禪作益延壽觀其於祈天永
命摯矣迺於兒寬上壽則曰敬舉君之觴於車千秋等
則又曰敬不舉君之觴何也時和歲稔民氣和樂人主
延壽之基也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士大夫致壽之本也

先生際雍熙之 盛朝享家庭之豫順儉克中乎禮和
不滑其天羣雅之材抒誠竭慮歌咏康樂而恢廓其事
比於笙簧酒醴則有進矣浮游之說予不敢引請以君
之父子間爲論唐虞元凱左氏旣別之爲十六族杜預
以爲卽禹稷臯益朱虎熊羆之倫則其非同父明矣周
有八士兩漢諸儒世次舛互包咸所謂皆歷顯仕者又
不可據也潁川荀氏表里高陽稱極盛矣直以身逢末
造名在黨錮欽其賢者未嘗不惜其遇今

天子治理臻于堯舜先生胚胎朱虎熊羆之才以佐
昌期之運譬猶求木者必于鄧林採珠者必於合浦海

內衣冠之族惟翟氏所遭際爲優舉觴者無諛辭受茲
者詎有媿色予言不文而能徵實用以是爲秬原兄弟
勗焉是爲序

沈賡堂壽序

並一世而與吾接聲欬同聲氣者皆友也而友道不與
焉問學不相長有無不相通榮辱休戚不相關雖交滿
天下謂之無一友可也繼而自反吾必先有以樹友之
的而後天下之友得而影附之泛泛相值亦悠悠相遇
已耳歲月漸增頭顱老大回顧生平朋交零落可以托
六尺之孤共千秋之業者屈指無幾而意中隱隱若堅
城大敵岸然拒於吾前又若肌膚性命頃刻不可離諸
左右者尙有人焉沈君賡堂其一也賡堂嘗兄事余南
北往來貧辛與共聞余言未嘗不善知余過未嘗不規

愛余之嶽嶽歷落則喜稔余之困頓顛躓則憂余欲以詩篇贈之賡堂貌恭而情摯不可以言語動也余欲以貨賄投之賡堂行介而性迂不可以縞紵結也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君子之交淡以成如此而已賡堂有才子四人薄宦三十年無成都八百之桑亦無武陵千頭之橘減衣縮食悉以買書諸子閉戶而讀出門而求友所居距余家稍遠余疎節濶目或累月而後一至或經年而不一至賡堂時令諸子摳衣請業拜於床下趨於坐隅勤拳之意見於顏面余見之未嘗不啟顏而笑也賡堂與余生逢

聖世嬉遊閭巷把玩景光年雖邁而筋力未衰家雖貧而境遇不迫熙熙焉忘 帝力於何有落落焉不知老之將至吾逾指使之年賡堂今且七十矣仲冬之吉乃其初度例有榮華之辭施於屏幃余非賡堂不肯爲賡堂非余言亦不肯受也姑舉平生求友之道與所以獲交於賡堂之意鄭重而申之以示吾鄉里後進雖狗俗乎亦猶行古之道也

符以立壽序

鄉望族曰符氏出入里閭被服儒者約車騎損謙從遇
同巷有恩敬人人稱長者以比馬糞諸王以立翁又其
宗之長且賢者白首耆艾隱德勿耀今年壽屆八十令
子之恒以余悉翁家風素業當無卮詞乞言以序惟翁
遠性清到不爲俗儒絺章飾句之習而其行事往往與
古適會書之可以當家訓傳後嗣是可述也符宗之居
會城者或間月有會或月一會烹鮮擊豕合敬同愛翁
實首倡爲之如花樹韋家宗會法同堂兄弟數人昕夕
過從廳堂間幃幔隔障爲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

笑如恒農場津楊播家閨門肅若朝典新婦上履儀寬
衷高髻笑言不聞于隣如山南崔氏清河房氏家法之
恒年齒韶茂嚮學綴文聞錢唐厲先生一代通儒亟令
負牆奉席聞詩對易爰就琢磨以故錢唐之詩法獨符
氏得其宗之恒汲古無倦翁益不惜餘財廣置鴻籍結
屋因樹榜延秋聲屨屨鱗次標錦葉積甘泉馬氏繡谷
吳氏小山趙氏輒借異本手自謄寫以故三家之收弄
獨符氏獵其精之恒嶢嶢皦皦不妄襟契若其清才高
隱通德名門未嘗不修巾幘每吒咏高齋捶琴未就翁
必敕廚戒僕察貳廉空詩書之腴與仁義之飽若鹽入

水譬豆罨黃以故鄉邦之聲類獨符氏交得其正僉曰
之恒也才其翁之謀貽遠哉翁壯而旅遊晚乃捷戶卻
軌絕遠塵躅不合丹不佞佛坐有周親庭無尼媪洽鄰
急貧含嘉孕福爲家督爲鄉典型爲國達尊今茲大耋
翁其有以自壽乎之恒內行淳篤朝問寢膳必親侍夜
不敢出宿於外其所以扶進壽域者有道矣余故併書
之以爲世之事親者法

此以世之車馬者志
不類出辭然其似以地勢為本要矣余姑粉書
餘其亦以世之車馬者志
餘其亦以世之車馬者志
餘其亦以世之車馬者志
餘其亦以世之車馬者志
餘其亦以世之車馬者志
餘其亦以世之車馬者志
餘其亦以世之車馬者志
餘其亦以世之車馬者志
餘其亦以世之車馬者志

林竹侶壽序

竹侶尊兄秉寬中篤厚之德蘊沈鬱淡雅之才其趨舍
往往與世俗殊與余相契最久且真余性通悅竹侶沈
毅不苟言笑余性簡傲竹侶與人恭敬不肯少迕其顏
色至若臨財廉赴義果一言之諾雖脅以威利而不改
移則余兩人一致也余游宦不達歸而友教四方與竹
侶不相見者或一二年或三四年形跡疎濶深居獨念
時時有一竹侶在余意中知雞鳴風雨之候時時有一
余在竹侶意中也孫納言虛船清介絕俗矜慎少許可
獨心折余與竹侶余以文竹侶以質余文恥為夸毗扶

質立幹他人賞其藻耀竹侶獨標其名理竹侶手一編
嚶吟如小兒握管爲今時文緣情體物輕便宛轉雖老
於揣摩者不能過試於有司一不中卽棄去知小技之
不足工而順時迎合之術無關於理道也至若修門內
之行余所不及於竹侶者有二余壯歲失怙祿不逮養
竹侶事尊甫樸齋先生精度閣之膳挂杖頭之錢舟游
巷泳以娛適老人之志意曾參養志宣尼慎終兩無媿
焉余有子不類竹侶諸郎嶢嶢頭玉督以義方青衿組
帶鏘儼乎庠序之間今時爲髦士他日爲賢吏爲名臣
可卜也虛船大隱金門欲乞身而不得余栖遲衰鈍浮

湛閭里推排人世數十年竹侶亦臻杖國之年虛船扈
蹕南旋許撰一文以當贈我處我之義有諾責而未暇
平生之言白首同歸之願勵世磨鈍之文以示吾三家
之子孫余雖逡循辭讓而不得矣紫陽瑞石之麓多隱
君子天倪不滑純嘏永錫竹侶一一能識之以山林爲
屋宇以煙霞爲几席左江右湖睥睨天地不耽情於麴
蘖不競勝於楸枰不雕琢五七字以役其肝腎樂化日
之舒長忘 帝力於何有庶幾太平之幸人鄉邦之大
老歟余足疾不良于行欲參一席而勢不能竹侶朝游
暮歸有榮啓期之樂而無南郭子綦之病所獲不旣多

乎虛船以身許國庶幾夙夜以永終譽未可以此相例
出處殊途顯晦異迹余獨兩無所處焉竹侶其謂我何
也

嚴漱谷壽序

窮經將以致用也用之而戾與用之而敗其爲不通經
不學古較然矣亦有保殘守缺伊吾竟日夕而其言或
迂遠而濶於事情其道或紕繆而乖於情理其解明夷
也以箕子爲芟茲其說堯典二字至數萬言所謂經者
非聖人之常道所謂窮經者特曲士之偏解用之入世
則亡新之劉歆而紹述之王呂也學人屈首受經隸膠
庠爲弟子不用世則必爲世用舉平昔所蘊畜依倚有
力者次第施之才不爲虛生學不爲空談歲月乃不至
浪擲陳餘不用李左車而兵敗曹參用蓋公之言而政

清靜吳楚七國不得爰益而周亞夫卽決其無能爲賢者之關係人國如此乎其鄭重也唐制進士不應詞科不得爲館職卽散處爲畿赤望緊之尉其次則爲方鎮所辟召或爲從事或爲記室溫造之在河陽韓愈之在徐州杜牧之在淮南李商隱之在河東其較著者也宋自慶歷寶元以前猶承此制陳堯叟歐陽修入錢思公之幕東都文酒之盛至今猶艷稱之今固不異於唐宋也阨塞之險易民生之疾苦僚屬之賢否皆可眎諸其掌雖諸生乎所至輒都賓師之位授几乞言道合則油油然與之偕而不自失一言見迂輒卷而懷之而不可

以終日皜然不滓如白駒振鷺之出塵表可望而不可狎吾徧交天下賢豪長者石友漱谷嚴先生則其一也漱谷孝親友弟居家理治經能文章與吾共學而與族兄季傳齊名科名可振契致漱谷夷然不屑也其言曰牽絲入仕宰一縣刺一州膏澤欲下於民畏蕙之上官拘方之大吏從而束縛之駁詰至於數四積日踰時而後報可然猶從者半拂者半至頭白而不得行其胸臆者衆矣循卓如龔黃慈愛如召杜不能不竿壓於上游廢沮於胥吏勢使然也

聖天子敷孕虞育唐之醲化開登三成五之宏業勵精

圖治舉一世而甄陶之股肱心膂寄之把旄秉鉞之重
臣承流宣化若高屋之建瓴水若膚寸之雲不崇朝而
徧六合然其襄

聖治而臻上理一已不能獨任也三數章逢之儒借前
席之箸操不律以從事功不必自己居名不必自己立
雲雷經綸聲滿天地此亦千載一時之盛軌也越樽俎
而代庖吾其爲尸祝乎故自弱冠以迄七十而始息游
有才子曰象咸爲淮南幕僚就養官舍濁碎之職不足以
展牛刀之用歸休故林復理舊業短杖寬鞋婆娑閭
巷招延近局修雞豚之會束髮受書之故友所謂不才

而全其天年者獨有余在開長筵醜朋酒不可以無辭
也遂以自驗而知者揄揚之頌禱之程量其品誼表白
其心事意盡而言止矣若夫湛深經術發輝事業相尋
於本原之地周公致太平之書具在吾兩人相視而莫
逆不能爲外人道也是爲序

並不辨為何人進也身蓋
 其本取之世間公姓太平之譽其五言兩八味賦而
 其心事意遠而言止矣昔夫世罕聖道而君子
 出而自錫而明者命之曰
 而全其太平者謂之曰

孫瑤圃壽序

孫氏發跡於姚江代以忠孝文章科名相擅世濟其美
 遷武林者自安山公始風氣淳固培植深厚族姓益蕃
 文章益顯吾友瑤圃其尤也君生長華胄胚胎前光沉
 酣往籍涵濡庭訓交於余獨厚推襟送抱數十年如一
 日推排人世閱歷半生遡風徽於往昔味氣誼于生平
 約有三變可為君悉數也君弱冠從厲徵君樊榭指授
 詩法在壇坫中如白圭振鷺迴出於烟霞風露之表方
 舟載酒與一二宿老覓句於臯亭九曲間秀筆與天桃
 穉柳爭春日之豔有承平貴遊之風逮屆立年學問淹

貫以詩書爲麴蘖嗜仁義如飢渴傾身爲友急病讓夷
至再至三而未嘗厭倦豪情邁氣有五陵遊俠之概年
運而往品益粹氣益醇斂華就實壹意修門內之行尊
甫晴崖先生自曲陽解組歸放情泉石鄉曲朋舊束修
雞豚之社共結安樂之窩君艾髮蒼蒼將車奉杖若嬰
兒之依慈母論者比於石奮父子旣晴崖先生棄養君
已巍然巨人長德爲羣從之領袖爲後進之圭臬爲
盛世之祥麟威鳳德配夏夫人白首相莊內集有詠絮
之掌珠獻歲有頌椒之新婦諸子聯翩入仕祿足以供
甘麗融融洩洩君之貴貴在天爵而亦兼人爵之榮君

之樂樂在天倫而無假世緣之染從容偕老在堯天
舜日之中修禮耕學耨之業不知老之將至忽忽已屆
杖鄉之年歲在上章攝提格孟陬望後四日則君攬揆
之辰也紫綬朱紱章服華矣吹笙擊鼓音樂調矣魚鱉
膾鯉食旨甘矣七丈之華堂六曲之錦屏狐裘珠履之
賓客瑤環瑜珥之子姓擎拳曲肱奉一觴以介眉壽而
君顧踟躕而不敢安鄭重而有所屬作而言曰吾生平
無一事有過於人亦無一事不可告人諸君子贈我以
財不如贈我以言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吾有老友性
侃直而言不誣盍往求之吾榮多矣余文不爲舉世所

重所謂楊子雲官爵容貌無以異乎人也並一世而生者乃有桓君山則知君者莫如我知我者亦莫如君也得一知己而猶嗇其術而不肯盡非人情不可近姑舉平生風義與夫君之所以自信者詳悉言之與世之榮華其辭者異矣

道古堂文集卷之十七

仁和縣 杭世駿 大宗 撰

序 十四

父母吳太君壽序

吾先世居大方伯里蓋自萬歷紀號之十載始其西鄰則受氏為望族支屬繁衍士精學賈帶鬻人皆厲廉隅昆弟白首昕夕談讌訢訢無間言卑幼循牆負劔恭敬和煦登其堂廳屏之間婦女不敢窺覘誼咲童子弦誦連簷接響戶以外無鬪鬩諱罵之迹蓋其孝友雍睦之風吾浙自麟溪鄭氏而後此為庶矣靜瀾兄若弟事其

母吳太君尤能以色養稱太君五十而寡瘠田庫屋不
給于饘粥瘳瘵手指佐其空乏誨諸子嚴而有法從其
姻親徐冢宰宅師錢唐王松壑先生檢束威儀切究心
性鈔五經置巾箱出入雜誦分析疑義以文會友皆碩
學髦士無里巷間輕詵任俠之習以故靜瀾等樹質溫
茂讀書期爲有用聘遊幕府以經術經世務斷斷如也
千波質遷以養母甘瓜時果必鬻新以獻凡母所欲不
以吝財傷意錢帛所入母亦謹司其橐鑰母敢暴殄及
妄施尼媪督率新婦供飯糗潔酒茗絡繹店肆俾無飢
渴第四子婁江舉于鄉人皆賀母不沾沾喜已而疴瘵

不祿人皆戚母不戚戚憂曰吾不失教吾兒讀書飭行
不慙於先人足矣榮瘁修短數也何與焉其識大體明
禮義若此今年八十尙健飯視聽不與人隔戒諸子毋
得宰殺牲畜假優戲歌舞亦不效時俗資福設散生齋
娛飾觀聽諸子遵守之無敢諄以予爲百年鄰近又有
數世之好乞予言施於屏幃間維予言不崇華事不虛
想書之可以鼓勵末俗備觀風者之采擇因述其家風
之淳謹與母苦節之貞與靜瀾兄弟之能成立使夫家
庭之間可爲觀效鄉黨之內足以矜式異日編賢母之
錄撰列女之傳母可以當之而不媿也矣是爲序

...

厲母何孺人壽序

執友樊榭厲先生自其壯歲卽中乙科兩與計偕不得志卽棄去不復事旣而部檄其名趨就選人買舟一至津門畱連三月而返說者咸謂其樂迂習嬾才不可以爲世用以余觀之是謂不知樊榭者也樊榭少而孤露奉太夫人之教績學以至於有立夫豈不知圭綬之可以榮親祿入之足以養老而顧杜門却軌甘寂寞而就枯槁者誠以仕宦之難惟縣令爲最其能久居其處者大術有二焉佞顏卑辭骨節姍媚怵怵覩希寵而取憐一矣憑藉權勢擅作威福色厲內荏虐熒獨而畏高

明又其一矣樊榭之才千詩百賦鬱怒道繁長翰遠逝
雖極之傾河倒峽而不見其所止若以其鴻朗高邁之
懷骯髒磊落之志屈而與今之仕宦者相習譬之方柄
圓鑿齟齬而不相入而謂其能呢訾栗斯喔咿嚅嚅以
爲閃掄乎而謂其能逞妖作蠱妄生眚眼以絞訐而摩
上乎度已不能強而試之則所以貽太夫人之憂者方
大此在庸人且知其不可而謂樊榭之賢與太夫人之
通達大體而顧昧昧而不之思乎且夫人之求仕者將
以爲養也樊榭和而不隨介而有守使其得位而行其
志必且飲冰茹檠其刻苦當較甚於恒時太夫人習於

古訓如所謂却胡威之絹封陶侃之鮓聞之已熟其所
以砥礪其子者詳慎而周密又可知也然則脂膏之潤
與潔白之養兩者相較孰得孰失豈待智者而後決哉
今年九月朔日爲太夫人八十生辰同人謀所以爲壽
者乞言於余余自羈貫與樊榭交申登堂之敬常拜太
夫人於堂下樊榭巾幘之契計莫有先於余者則知樊
榭之深又孰有過於余者乎用敢綜樊榭出處之大節
與太夫人之所以成之者以侑一觴焉因以嘆古人捧
檄色喜特以庸人待其親而於道未有聞也樊榭其侗
侗乎遠矣

與太夫人之視以如之者以前一難為四以與古人奉
 謝文之文始有餘於余者平民始於樊博出表之大節
 夫人何望不與中帥之獎情莫育矣余昔限賦樊
 令其武氏誠曰為太夫人八十生員同人藉便以爲德
 以爲德其平昔勤而風密又四出然頃能膏之開
 十五

趙母朱孺人壽序

余與谷林伯仲申登堂之敬者逾二十年推襟送抱意
 甚得也山條水葉之嬉朋箋酒坐之樂余未嘗不在一
 言之甘苦一字之疾徐討論而削奪之較量於要眇之
 間其所以益余者非一日矣余屢與計偕而不合留京
 師時時周卹余家與人言數嚴敬之友則余與厲兄樊
 榭爲稱首余何以得此於二君哉旣而
 聖天子詔徵方聞有道之士國之鉅公名德交章以谷
 林意林薦於是二難之目昭焯於日下溫經研賦余又
 未嘗不偕館余穀余惟余取求也今年春谷林將去京

師握余手而言曰吾奉母氏之教將以宦學四方倦遊而歸歸思有以壽吾母微子言則無以徵也惟太夫人系出朱氏總制尙書燮和公之曾孫母氏出於祁爲南都巡撫忠敏公之外孫家世貴顯習見諸姑姊妹銘椒頌菊之盛事作嬪東白先生抱德煬和克相夫子誕育三丈夫子皆成令器伯仲與其季弟次乾溫溫而恭輔然端然無讙呶叫嘯之習無谿刻陰伎之行以詩書爲麴蘖以禮法爲屋宇被服儒素布衣紉履之士不能逮也余嘗反覆推之賢父兄之教誨明師良友之濡染仁漸義摩未有如是之粹然淳深者也古青史氏之記深

明胎教之法劉子政傳列女亦詳審於坐立寢息之理故其生子不肅而成不教而能易坤爲地爲母漢樂志亦云后土富媪昭明三光坤厚以載物實爲孕靈蘊秀之根本太夫人比德於地道其爲富媪也滋益大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青史氏之所記劉子政之所說微谷林兄弟孰與契其微乎若夫疏泉架壑以盛遊觀評書讀畫以娛清閱襟裾滿座前喁後于方二君於張功甫顧阿瑛審爲不媿豈知皆寓園之謀詒澹生堂之流風餘韻哉余爲詳其本始以復於谷林且以明母教之重於天下也

俶裝將歸謁子而請曰吾先人客於暹羅而死吾母撫不肖二人以至成立食荼集蓼蓋二十有六年矣始吾父旅魂羈海外不肖等方在髫鬣母旦夕哀號聞者感動僕兆昌挺身願求骸骨初往海水嶽立船爲風漂僅而得免越明年再往竟斂骸而歸多僕之義者竊嘆以爲非吾母之誠之感不至此母事先大母能色養十載如一日洎疾篤剖股肉以進未嘗以告人先大父行七人絕無後者六句棺纍纍不得庇窀窆母行營善地月朝卜日月夕卜宅藏其魄如先志是吾母有劬勞於王氏者甚大其教不肖兄弟也不令一日廢學脯脩之出

給於十指迨吾弟廢著從賈勉以毋浼他人一錢喪先人清白其嚴如此今者不肖不能蚤致清顯廣文之羶不足以爲榮博士之羊不足以爲養煒彤管而彰女範繫吾子之一言是藉矣予惟造物報施之數或應或不應獨是貞苦節者天必生賢後嗣以償之歷歷無或爽也聖賢如孔孟文儒如韓歐固已幽廬窮獨之婦茹冰檠而操不改尙能播芳馨而式閭巷矧其賢明貞孝繼躅前徽者乎璞完負高才涵令質超然捷出於什伯庸衆之上天之生之也必無謂矣其始以母氏數十年來漂搖風雨口卒瘁手拮据之幽苦危厲而特以是昌其

施也今茲之落落乎抑塞未有合者母亦天將培其福
厚其器以將大有造於王氏也吾質之以理而以堅其
信璞完其益讀書砥行不解于修歸以吾言質之母氏
聞者或不以為迂濶也歟

王母江太孺人壽序

余與王氏兄弟交者近十年所王氏居城南余居城東
相距六七里未數數相見也然昵交密友往來於王氏
者多能道其家法因得悉其母夫人之賢而知君實兄
弟讀書勵行之所自君實早歲孤露兄弟不異財事母
夫人以孝聞束修所入僅給餽粥減衣縮食廣蓄羣籍
以資義理搜羅川谷金石之文以證史傳求友四方賢
豪長者以廣聞見狂吟放歌聲出金石母夫人辨色而
作潔酒漿躬浣濯手迹整理夜則篝火執勤風淒雨苦
與諸子課誦相終始故以母夫人而言閨門肅若咲言

不聞於鄰有母如此可謂賢矣以君實兄弟而言門無
狎賓友朋無妄然諾詩書以外無俗嗜好幸哉有子如
此可謂孝矣觀風守土之吏未聞有一字之褒仕宦華
臚之報尙有待乎其後姻亞族黨或習矣而不知知矣
而不盡亦未有播之詩歌傳之文字以揚厲其萬一者
而王氏在家庭間韜光匿采日行所無事此不謂之難
能可貴乎今年重五太孺人年七十矣其弱子莪山方
官中書舍人踵余門請曰吾兄弟兢兢奉慈訓罔敢放
墜然如未有一日之養何余於王氏兄弟有進焉讀書
必近功利則諷詠爲無味此俗學也砥行必求聞譽則

孝友尙奇節此僞行也史稱夏侯湛爲昆弟誥又作周
詩以示潘岳岳因作家風詩傳冊著以爲美談是則藜
藿有時甘於鼎食襤褐有時榮於袞衣天倫至性之樂
母夫人躬處其盛味腴守道優游自得君實兄弟敦其
素業其於人世之養不已加於人一等乎

汪母周安人壽序

汪氏自黟遷杭連膺結宇第宅蟬連介峙豐樂積善兩
橋爲首尾聚族而居者數世矣其長老敦崇節儉出不
飾輿馬居不畜華妍子弟無輕詵任俠之習婦女無詬
誶併倨之風家風淳懋爲鄉邦所矜式光祿望齡公承
先人苞蔭讀書精心計家日益起德配周安人茂宰在
清公之長女婉婉淑順逮事尊章上及兩世處後先築
里之間無違言御臧獲侮甬無遽色以是得堂上歡宗
黨嘖嘖稱佳婦汪氏故以義聲聞里中九族待以舉火
者衆安人能逆計其所需曲折以赴其意或至再或至

汪母周安人壽序

汪氏自黟遷杭連膺結宇第宅蟬連介峙豐樂積善兩
橋爲首尾聚族而居者數世矣其長老敦崇節儉出不
飾輿馬居不畜華妍子弟無輕詵任俠之習婦女無詬
誶併倨之風家風淳懋爲鄉邦所矜式光祿望齡公承
先人苞蔭讀書精心計家日益起德配周安人茂宰在
清公之長女婉婉淑順逮事尊章上及兩世處後先築
里之間無違言御臧獲侮甬無遽色以是得堂上歡宗
黨嘖嘖稱佳婦汪氏故以義聲聞里中九族待以舉火
者衆安人能逆計其所需曲折以赴其意或至再或至

通志卷之十七
二
屢悉從其請終不厭怠貧乏不能自立者咸倚汪氏爲
囊橐尤恃閨閣中有朱家郭解云方光祿公捐館舍太
安人年未五十督課諸子動靜必約以禮母弗耆老成
人出入屏幃從徒步閭巷間歸趨里門必恭敬止無幾
微貴倨之色瀛波長身玉立處疇人中不諭諭以熱德
性堅定不逐時趨明懿剛健明決以養母故不就試於
有司爲子延名碩潔廚膳左塾右塾弦誦聲嘗徹戶外
余曩所謂家風淳懋爲鄉邦矜式者是母是子足以當
之矣太安人向以光祿公貴受六品封復以明懿貴封
如前 綸誥重疊焜耀一時益謹悚如不勝教戒家人

以謙約善承 恩寵今年六月四日年登七十神明益
茂視聽不衰康彊壽考歛時五福孫曾林立扶牀而繞
膝者多至六十餘人敘天倫之樂事爲

聖世之幸人洵史冊所罕聞人羣所希覩也間嘗論之
貧賤之境難遷富貴則轉移甚速仰推天道俯察人事
家運之興替感召有由恒由婦道爲樞機貧家靡室不
勞賢聲卽著富人境遇順適怙侈易生華裾炫服遊觀
足以廢日豪奴艷婢意氣足以凌人酒食不以禮師傅
而以供徵逐貨財不以拯乏絕而以施尼媪倒行逆施
心蕩神眩而衰亡之機漸伏識微者惕然而惑溺者不

進學堂文集卷十七
知也太安人練帟練帳率先諸婦節有主之財慎無名
之費減衣縮食而家日益饒固其所矣惰慢之氣不設
於身體筋骸束而神氣完五運六氣各應時令寒暑不
侵疾疹不作其扶進於壽域也又其宜矣至若煬和抱
德慈祥愷惻之念周浹於寤寐睦嫻任卹之道綿貫於
歲時保合太和培植元氣錫極於子孫雖十世百世而
未有艾汪氏之興其可涯量也哉余雖耄及而閱世頗
深瀛波兄弟來請一言遂書其所見以當長筵之祝并
質之汪氏諸長老謂何如也

薛母孫太安人壽序

古有青史氏閨襜之事自萋室以至就養莫不備載閭
史掌其鄉俗之治閭閻之中歲要月會以獻於天子乞
言養老有善則記之為惇史是三史者內外大小其職
不同而皆有記載之責故當其時風俗懋美片善不遺
聖王所以整齊天下之具不外是也余于三史無能為
役太平有盛事巾幗有徽音優游化日飽食摩腹與二
三野老咨嗟延訪得不喜談而樂道哉吾鄉薛氏代有
聞人一經遞嬗遠有端緒張度兄弟恢張先業日隆隆
起昆友雍睦與人交搆挹常若不及有萬石之風無真

詬之習蓋稟其母孫太安人之教云太安人婉婉淑慎
四德咸具姊氏初歸省齋先生六載而哀弦中斷來請
繼室遂歸于薛先姑卽世君舅長在牀蓐量水稱藥不
假手于婢媪以是得老人歡和後先敬伯叔惠及侮甬
撫前子無異所生其恒事也逮省齋先生棄養阼階著
代勿復闕白家事壽富康寧五福備而神明不衰扶進
壽域上巳解禊之辰則太安人誕降日也今年蓋八十
矣張度兄弟萊衣交舞春酒遞進茂林修竹近在庭除
絲竹管弦遠過蘭上孫曾繞膝娣姒成行天倫之樂事
和氣翔溢太安人顧而樂之爲舉一觴可知也班固云

后土富媪昭明三光太安人有焉東哲云眷戀庭幃心
不遑安張度兄弟有焉青史傳之閭史上之惇史記之
宜也余不敏嘗學乎舊史氏矣執筆而隨其後敬書其
事以俟夫觀人風者采焉

邑人交相慶而太夫人不色喜曰吾所以教之者豫矣
無賴子罔識法紀植旗號眾莫有應者將弁邀事將興
致大獄檠齋奔走上官叩首爲民愚請命至再四大吏
意解竟從未減餘人得免株繫昔漢嚴嫗謂天道神明
人不可獨殺子延年爲法吏報奏決囚至流血數里論
世者多嫗之賢而輒恨延年之酷暴檠齋斷獄多矣近
事在人耳目如此吾不爲姚民賀得慈母而爲太夫人
得肖子爲喜是則檠齋之政母教之子承之其可藉手
以報

聖主矣六月徂暑當太夫人七十生辰魁人畸士與檠

齋投分者渡江走介翁壽余從諸長老後展登堂拜親
之敬輒進一言以侑觴鋪張華蔭覩縷闡德辭則繁矣
不具論論其高者遠者一官一邑仕進之始基檠齋以
善政爲悅親之具引而伸之事業未有艾鼎烹之養詎
能過擎拳曲跽之小勞又不足言矣夫迎養官舍特烏
烏私情朝夕服習慈訓而循吏益復有聲其有毗于吏
治者固若此哉

...而酌衷益其...
...不具備其高...
...一言以...
...余...
...堂...

汪母江孺人壽序

乾隆丙戌秋九月十二日女夫汪靜甫之母江孺人七十壽辰先數月靜甫自閩貽書乞余一言侑觴余自維揚歸凡戚友祝嘏之詞概謝弗為然余交汪氏三世矣稔孺人閩德之賢莫余若其奚敢辭孺人為州司馬履懷江公季女孝廉舍亭先生之冢婦文學蘅洲之淑配也文學少余三歲比鄰而居晨夕相過從亦時時就舍亭先生請業憶康熙庚子迄雍正甲辰偕江君岷山吳君紫翰及君婁江共讀書文學聽兩樓以經史文辭相切劇時孺人甫來歸文學性豪邁每當賓朋翕集呼酒

論文漏下十數刻往復辨難無已殺核既盡蔬果相繼
出自屏轡者每會率如初余於是已知孺人相夫之賢
矣文學爲文雄深雅健試輒高等推諸生祭酒廼屢踏
省門不售竟以讀書勞瘵沒於新安余與諸朋好會哭
西湖殯宮爲傳以傳之距今忽忽三十七年矣嗟乎此
三十七年中皆孺人處冰雪沍寒茹荼食蓼之日也江
故素封其初遣送甚厚文學捐館孺人盡斥其奩具上
奉尊璋下佐嫁娶戚黨中無不稱賢文學無子以仲弟
西顯長子靜甫爲嗣靜甫稱孤露甫在襁褓孺人恩勤
鞠育不異所生成童就外塾日夜課讀父書時泣謂曰

未亡人之留此身者爲兒成汝父未竟之志也見其勉
之靜甫用是發憤力學工文詞有聲余觀古人所傳家
貧少孤能自樹立以顯當世度皆得之母氏居多而史
不盡載惟徙宅丸膽二三事爲世所習稱班姬作女誡
不聞其督子豈閨闈訓教之詞世莫得而聞歟皇甫士
安年二十不學所後母任氏切責對之流涕始感奮讀
書爲名儒表表在晉書以方孺人庶幾似之曩靜甫嘗
告余曰吾母年二十七舉子不育先王父母望抱孫切
卽以所媵進于吾父卽筵室朱孺人也相得如女兄弟
數十年不聞譙讓聲今朱孺人鬢髮鬢髮半白籲於大

吏得請不旌於朝惟吾母格於例不得請爲嗚咽者久之余惟文學會王母王安人以苦節著壽躋九十亦旣表之烏頭紀之志乘爲閭里所共羨今孺人與朱孺人復以節孝稱謂非汪氏母德前後之光歟語云根深者實茂積厚者流光靜甫惟砥志礪行以無負孺人之教他日博升斗祿養笄珈之榮庸詎知不並於旌門之鉅典耶且聞孺人康彊如四五十人春暉之報正未有艾是在靜甫勉之而已矣是爲序

縉雲李母壽序

縉雲山去括蒼百里而近彩雲時現仙樂振空道書所謂元都祈福洞天巖壑幽邃奇樹峭立吏隱於此者有李陽冰趙炳通隱於此者有劉處靜周景復蓋神仙之窟宅而俗駕之所不經也其北鄙有五雲五雲之西有夏川李氏世居於是鑿井耕田淳淳悶悶儒風素業家世相嬗太夫人徐氏生逢堯舜之世無暴征無苛斂目不見險訟之事耳不聞詬誶之聲練裙椎髻躬自操作家日以饒所居日益以廣以奇峯繡嶺爲藩籬以流泉飛瀑爲襟帶林籟發而笙鏞酣澗戶啓而琴筑奏和風

甘雨協氣四塞從容歲月以扶進於指使之年固其宜
矣涂月上浣戚友謀得高一世之文與母之福壽相應
者永康胡君藍碧踵余門而謀曰榮華之詞朴學弗貴
也不虛美不隱善彰玉臺而焯彤管繫吾子之言是徵
余聳然而興起曰太夫人生長仙鄉誕膺多祉持躬以
儉行事以恕事夫子以敬課諸子以勤鄉曲之人皆知
之吾不暇贅述也試卽以縉雲之所有者以壽卽境取
攜不假外求也鼎湖之蓮可掇而玩隱真洞之仙泉可
酌而飲阮郎亭之青靈芝可採而食頤神養志築懷清
之臺開招真之館他日 璽書下賁獲邀旌門之典李

氏樓觀參差崖谷棧齮刺史梯而上見如段成式之見
周景復斯亦太夫人鄉里之舊事也僕媿無神仙之才
又不敢以常語相慰雲思霞想取松貞柏悅之意爲諸
君子介觴之助并以慰藍碧遠來乞言之意輶軒問俗
之使提鉛握槩其有所藉手矣

六對時後時藥其有過讓乎矣

既于介顯之祖并以懋蓋聲聲來之言之意神神問辭
又不煩以常時時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
風景或祺衣太夫人微里之舊事也對時無輒出之
凡對時參差益谷對時陳史而土其收則知方之

廬州劉母壽序

禮既接子擇日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
者使為慈母為保母何也蓋非特審其欲惡與安其寢
處而已為其情性可以穀似之氣質可以熏習之故自
就傅以逮于入學之年教可以不肅而成而善易于相
觀而化其養之于蒙者豫也方伯楞阿張先生貴族鼎
盛三命益恭子惠烝黎釐勅庶績固其得于天者隆歟
竊嘗原其所自則懷仁蹈義動靜有法姚太夫人胎教
之德為大若其推燥居濕保視惟謹則廬州劉母之功
為多母系出自蔡大父廬州守備世父為夔府司馬世

歷仕宦適同邑劉文還文還讀尹都尉書習賈思勰之術種楊嫁杏生殖益茂自廬來爲桐城寓客相國文端公致仕里居闢五畝園以娛晚凡木之椽榱者葉之葆楸者華之曄曄者果之津潤罅發者文還實栽接之培灌之左右位置之靡不當文端公意母端慤謹厚能識大體節衣縮食奉堂上甘旨盡歡旣來張氏矜容尊視笑言不聞于廳屏姚太夫人以後先築里之間待之授乳方伯克盡姆道煦嫗覆育恩比匠成夫文還爲張氏樹木而母則爲張氏樹人且爲國家樹喬木之世臣此其事不過閭閻襁褓之細乎其功可以參國史光家

乘昔唐李法真爲昌黎韓愈乳母愈自國子博士歷河南令法真皆從時節慶會愈率婦孫皆羅拜堂下爲壽今劉母康寧壽考三子七孫踰踰而方伯歷仕浙東遂領屏翰母軟輿絢服左右導從吳羹翠釜更遞薦進于人世安養之福可謂至矣歲在乙卯之五月爲母七十誕辰方伯請予文以施屏悅爰述其槩以爲世之爲保母者法

道古堂文集卷十八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記一

道古堂文集卷十八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記一

新修杭州府儒學記

國朝仍有宋之制府州縣各自立學浙江布政司領郡凡十有一杭爲省會奧區地大物博俯視東西浙水儒學介西南隅後枕高城前臨支河規制宏敞十郡之士觀光習禮以親履廟庭瞻棖桷逡奔走爲幸論者上擬邦畿首善之太學他郡莫得媲也封疆大吏持節布聖天子醲化與郡人士相見必先入學釋菜倫明民親

儒術顯而政教行政教行而雅頌作記曰觀於鄉而知
王道之易易所謂鄉者鄉射也鄉飲酒也周禮州長以
禮會民習射於州序士禮鄭目錄卽引以證鄉射孟子
所謂序者射也鄉飲酒之禮有四而養老爲重國老上
庠庶老下庠進几授杖示民則倣孟子所謂庠者養也
故曰王道易易郡學卽省會之上庠也創建之初不知
其何所昉咸淳志云在通越門外紹興改元始移今地
拓於嘉定新於淳祐元世再燬再建訖明凡九修尊經
閣啟聖宮鄉賢名宦兩祠以及射圃節次創設我 國
家崇儒重道較隆前載順治間凡再修康熙間凡四修

雍正五年復大修之式廓旣增美富兼備迄今四十又
四年矣歲月寢遠垣墉摧剝於風雨輪奐穿漏於鳥鼠
赤白漫漶觀聽不肅夫建學造士爲化民成俗之本務
制府鍾公恒以此率勵僚屬勤施於黨庠術序一道同
風對揚 休命巡撫兼理鹽政傅公協恭和衷與公合
德興廢舉墜不疾而速春秋釋奠瞻顧悚息謀之守官
之師儒守土之牧尹咸以費繁任鉅爲辭會齟商顛請
捐修公蹶然而興曰懋哉是可藉手以報鍾公矣轉運
達公爾吉善經其出入藩伯王公亶望廉使赫公碩贊
其規畫達公旋以 祝釐朝京師糧儲參議徐公恕來

攝篆建議支河爲宮牆襟帶浚深五尺以疏瀹之淤穢
濬而文運逾昌八經殘碑爲譽髦模楷建廊六十四間
以覆護之淋炙遠而墨寶始固此皆前此修學者所未
及計也董其事者候銓知府許承基候銓主事胡夢檜
也爲聖人之徒近聖人之居飲和食德思勸聖治於
萬分之一力劬而用節閱三時卒潰於成則在事諸公
之知人善任使也警干擷察游惰以時巡視百爲不擾
觀察張公珽郡伯李公允升與有力焉是役也經始於
五月庚申落成於十一月丙辰鳩工凡二萬一千二百
有奇用財凡五千七百一十有奇財無冒濫工不粉飾

山迴水抱風氣完厚翬飛鳥革檐楹森聳籩豆有踐鐘
磬在縣昉昉焉赫赫焉孔曼且碩舊觀頓復此雖一郡
之學乎禮修樂明多士蒸蒸興起巾卷充衢弦歌比戶
青衿無佻達之譏陋巷有簞瓢之樂

聖天子壽考作人昭回雲漢煦之以和風化之以時雨
經學昌明儒風休暢昌期五百名世間出誠治統道統
合一之會也學成適際其候事旣蒞宜有記非夫賈孔
之經疏程朱之正學會王之偉論固無以樹頤頤而參
末議也郡人士褒衣危冠儼然造廬而請曰吾子屈首
受經耄而尤篤上庠之養惇史之乞計莫有先子者盍

一言以示久遠嗚呼末學膚受

聖人不麾之門牆

聖世不棄之側陋垂死而觀德化之成以文字獲與於斯役其榮大矣雖不文敢自棄乎謹記

聖天子壽考於人神國靈萬世以時風分之以德而

百餘無將數之類類亦亦筆應之樂
之學平斷於樂則多士蒸蒸與賦也余亦爾爾也
之亦爾爾也爾爾爾也且爾爾爾爾也爾爾爾也
之亦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

安州學重建明倫堂記

乾隆六年春歙縣許煊以通判試畿甸奉制府命攝安州州事筮日謁文廟循視廊廡以迄齋庖之房規制粗具將登明倫之堂進諸生宣聖天子德化暨諸大吏所以拊循綏養之道則糞壤不除榛莽翳塞問安之人士蓋堂之廢近四十年矣夫安雖境瘠庶人安耕鑿而士風淳茂牧斯民者將以爲教也一堂之興廢而風化之盛衰係之一方之風化而治術之隆替因之觀政者此最爲大爰告制府請捐養廉百五十金爲此邦人士倡前進士陳策等咸願輸助經

紀其終始逾月告成簷楹軒豁垣墉安固凡用錢三百萬有奇鄉人士請紀歲月走書幣請余爲文以垂永久乃系以辭曰
鬱此廣陽維索水是疆襟帶白檀其源孔長適有鄉校以棲廉茂作堂翼如用五典爲教或峩其冠或襲其祛擁經而前育唐孕虞瘠土弊劫風雨所揭榱櫨不支訖于梁欂充翳榛穢旣卅有九載粵在重光作詔雲儷風會時
天子大吏世儒之宗出佐邦治分陝西東有司走告喜見顏笑亟建橐鼓覺彼後覺維此邦之士如痿思起禡

然蕤然願執繩紀不匝月而堂成揖讓諸生鐘鼙鼓瘖積久發聲孰非達材而不偕來孰拂厥羞者孰罔念鞠子哀斯堂克鞏五教所總陶物振俗匪倚席而講飲射在斯顧名而思刻石記始視此聲詩

古帝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上法天文握斗柄以候二
十八舍之度太史公謂斗為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
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北斗
七星前四星為魁後三星為杓所謂魁枕參首是也魁
第一星曰天樞二曰璿三曰璣四曰權杓第一星曰玉
衡堯時璿璣玉衡準此以制器後儒乃謂璿為珠以璿
為璣以玉為衡失其義矣天樞又為三公魁下六星兩
兩而比者曰三能中宮之星莫尊於紫微之座三公輔
弼天子上應天樞然則天神之最貴者莫有過於魁宿

揭揚縣學魁星樓記

古帝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上法天文握斗柄以候二
十八舍之度太史公謂斗為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
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北斗
七星前四星為魁後三星為杓所謂魁枕參首是也魁
第一星曰天樞二曰璿三曰璣四曰權杓第一星曰玉
衡堯時璿璣玉衡準此以制器後儒乃謂璿為珠以璿
為璣以玉為衡失其義矣天樞又為三公魁下六星兩
兩而比者曰三能中宮之星莫尊於紫微之座三公輔
弼天子上應天樞然則天神之最貴者莫有過於魁宿

者也繁星萬一千五百二十雖名能推步者白首而不能悉數至於斗魁懸象燦設仰首而卽見婦人孺子皆可指而名之然則天星之昭著明名者又莫有過於魁宿者也其崇之爲神何也張衡靈憲云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神魁之爲神舊矣畫之旂常仿之城郭寓之象設青衿組帶之秀民走祝幣薦芹藻者不顧望而徧天下所以一衆志而肅俎豆也其得祀於學宮何也天之六府文昌六星在魁前三曰貴相主理文緒魁之精氣爛朗足以燭闇智振幽滯昭回雲漢與國家壽考作人之雅化上下合符亘塞天地功烈炳耀非僅建壇

樹木卽可以畢崇報之責者也揭揚縣學向有樓以祀魁星隘而不侈光耀韜匿文運中晦士用爲戚東南吳地地形正方涵元卓埴於左界紫服攢峯於右肩黃岐前向玉涪周環洵一覺之奧區而明靈之安宅也都人士誼日庇材建樓三層觚稜峭嶮浮柱攢羅藻稅高驤蘭栢戢香法卦畫以定基綜方隅而立制步櫺宛轉以相通游極憑虛而獨出仰餐沆瀣俯躡濤瀾吐納雙丸提挈兩洞摘華採藻觀天應人之道眎眎赫赫煥乎不可加已吾聞魁建平旦德主東北與爲長女位在東南後天雜卦之圖三陰相次之序與下生陽則爲離與上

生陰則爲兌兌下生陰則復爲巽陰陽之合循環無端
有涪水以承上生之兌有魁宿以補下生之離天設地
施若合符契斯一異也又石氏星經云魁星一主天二
主地三主火四主水天與火合而卦得同人文明以健
之應也澤上有地而卦得臨教思无穷之應也魁宿之
神光照四海無乎不在參之卦體驗之天象斯樓之建
魁宿又若爲吾揭之所獨私龍翔虎躍爲國風雨豈非
都人士文學蔚起之一機而令斯土者之厚幸哉樓旣
訖工都人士請余記其事以示永久不揣舛陋輒憑所
睹記牽連書之刻于門屏以使夫都人士有所考焉

常山邵氏重建康節先生祠堂記

六經皆經聖人手定而其言不必皆出於聖也惟易始
於庖羲畫卦洩天地之靈而括萬物之要漢唐諸儒不
能契其微也陳搏种放穆修李挺能得其旨而無書可
徵康節邵先生自雄其材而無所用於世淵思覃慮超
然獨立於諸儒之表以天時驗人事亦以人事驗天時
皇極經世一書悉本於庖羲氏先天之易創爲十圖以
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盡天地之體用以寒暑晝夜雨風
露雷盡天地之變化以性情形體走飛草木盡萬物之
感應以元會運世歲日月辰盡天地之終始以皇帝王

霸易書詩春秋盡聖賢之事業明道謂其純一不雜汪洋浩大東萊謂其思致幽遠妙極道數子朱子謂其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然則先生之學洵所謂天人合一者乎深矣大矣粹且精矣庖羲卦畫奇偶之序抉擿無遺義矣聖人復起無以易吾言矣庠黌俎豆徧於天下郡邑舛蠻盛於中州而其家祠在三衢之常山自元迄明世未盡知也按譜公長子伯溫爲四川制置司副使贈秘閣修撰遺命居蜀伯溫生三子長傳歷官戶部侍郎高宗時扈蹕南渡暫居臨安元孫淳官新昌令居會稽寧桑里其曾孫周佐元成宗二年

爲衢州路判官解組歸隱常山周佐爲先生十世嫡長孫故常山邵氏實爲先賢之大宗卽所居建邵子專祠於鷺鷥山下崇禎己卯居宅焚如祠亦遭燬乾隆三十二年二十五世嫡孫湯溪教諭志謙復于舊址重建祠宇并請給予祠生奉祀常山之人皆曉然知邵子之學上參義畫并曉然知邵氏大宗之系得其居斯邑斯雖邵氏一家之私祠乎畏壘尸祝遍於三衢卽謂一郡之公祠無不可也志謙與余厚祠成乞記其本末余學淺陋無以窺先儒之微旨姑以夙所聞於諸大儒之評議者而一引伸之慨然於繼述之難而歎邵氏之有賢子

道古堂文集卷十八
九
孫也濂洛關閩之書炳在天壤其門人弟子及私淑諸
人者各有論說以闡明之經世之書子朱子西山蔡氏
而後心知其義者張行成祝泌朱隱老黃佐無幾人也
先生子伯溫既爲觀物內篇之解又爲一元消長等圖
以括其要過庭之訓未墜於地則周程張朱之後嗣所
不逮也閱三百年而有建祠之周佐又閱五百年而有
復建之志謙誠能照物諒亦先生千載以上所推測而
知者今日者鐘鼓考室鏘墮盈耳末學小生獲以蕪辭
而貞樂石其榮不旣多乎

蘭溪范氏重修香溪先生祠記

孟子之學源於子思盡心知性知天卽發明中庸首章
之義修身俟命卽君子居易之學也反身而誠卽誠之
爲貴之旨也昌黎韓愈氏原道自堯舜以訖於孟軻中
間不言子思香溪范先生獨闢之愈又言軻死不得其
傳軻弟子傳詩者三人曰高子公都子孟仲子維天之
命於穆不已仲子以無極釋之其於天命尙未了然也
而謂能傳孟子之道哉自漢以降南北諸儒皆斤斤於
名物象數而心性之學無一人言及者經儒若鄭康成
貫穿六籍其注中庸尙多蒙晦况其他乎縣縣延延不

絕如綫又千五百餘年而後濂洛三大儒出周子云誠無爲幾善惡而慎獨之理明程子云涵養須用敬而存心養性之工夫足香溪先生峇然崛起於浙水之東前無師承獨標心與耳目兩箴大小體判然而分輕重爲舜蹠圖及書貨殖傳後善與利皎然而別黑白性論三篇發明勿正勿忘勿助長又作恥說以闡揚人不可以無恥雄辭偉辨明白洞達能得軻之傳者非先生莫克當也金華之學始於先生而呂伯恭兄弟繼之何黃金許四先生昌之楓山章氏謂道學之傳於斯爲盛實先生之功至其出處審之有素相檜當國屢薦不起遯世

无悶閤然日章言顧行行顧言胡不慥慥先生有焉惜泮宮從祀無有議及之者豈非闕事哉元時曾祀於鄉前明嘉靖十有九年敕建專祠於蘭谿城南倉嶺之側前臨澱水後枕雲山風氣完固棟宇峻整給帑春秋致祭國初復加完葺乾隆二十有九年裔孫宗灝偕其族人重新之二月鳩工九月而蕝事礱石以待請余文以紀歲月余讀先生之遺文仰先生之高蹈早歲卽知景慕垂老獲以文字之役攀附前哲以垂久遠其榮多矣遂詮次平日之所論斷者以復於宗灝九原可作知先生不斥之門牆之外也

其地不式之門識之依也
 矣蓋鎮安平日之相論禮者以野飲宗廟大則何於
 最嘉無不致以文宗之於舉則禮皆以垂八載其樂
 以歸藏民余信於心之散文於於文高風其數也
 人重禮之三日飲王天民而禮事豐不以特請余文
 祭 國師於味宗莊神對二十有六平齋將宗廟
 其地水餘洲山風辰宗固縣宇與整條齊春海
 其地嘉祥十有六平煉越尊師飲禮後城南會謝之
 其地嘉祥十有六平煉越尊師飲禮後城南會謝之
 其地嘉祥十有六平煉越尊師飲禮後城南會謝之
 其地嘉祥十有六平煉越尊師飲禮後城南會謝之

海寧吳孝子祠祀田記

指其地人實然有補此矣

乾隆六年兩浙制府德公沛請旌海寧孝子吳琦文于
 朝恩許入忠孝節義祠既奉主以入越十有一年孝
 子孫奉直大夫正純以為忠與節義夥矣而孝未有專
 祠也于
 文廟西偏隙地建孝子祠鄉人以其為吳氏所建順途
 而稱之曰吳孝子祠其實孝子之前有董孝子謙並祀
 焉孝子墓在海鹽縣龜山之陽奉直度地于墓外三里
 許永安湖東之張山下復建祠奉安神主置田三十畝
 零莊屋八間以充修葺及祭祀之用告之封疆之大吏

守土之有司意良法美經畫可謂周且悉矣吾以爲可
以經一二世而未可以持久也何也斯祠也在孝子則
爲專祠在奉直則爲家廟不列於祀典不領於祠官不
載於志乘歲入有限僅足以繕完屋牆采擷蘋藻湫然
無餘地也司事一不得其人或藉口於歲歉或諉過於
費艱薄如魚菽將有不得應時而具者焉而奉直曰吾
其遂可以已乎縣境有田地九十三畝五分有奇山地
十二畝四分有奇海鹽田地三百三十七畝三分有奇
山九十畝九分有奇蕩一畝有奇皆吾所減衣縮食以
買置者悉舉以充祠祀之用計其所入寬然有餘地矣

以其贏餘旋置新產通三十年以爲準或相倍蓰或相
什伯生衆而用舒吾宗之有孤惻老疾及貧弱不能自
振者計口而食隨境而給可使一族無窶子此收族敬
宗之一義也青襟組帶之彥或遊於校或舉於鄉或爲
清白吏而歸不能謀饘鬻或死封疆歿王事精荒封樹
之費崇臺綽楔之觀悉於是乎出則人皆相勉於詩書
而敦崇於節義可使一族無僉人此又移孝作忠之一
義也余聞其言而偉之奮然曰孝子之孝孝於二人而
推恩於弟妹奉直之孝孝於其祖而廣其仁於一族且
廣其仁於後世是孝子猶爲獨善其身而奉直則功兼

利濟也唐張公藝宋鄭太和非有奇節偉行也卽其收
族一端溥而橫諸四海遂能獨立於千載之上奉直非
其人乎傳孝子則吳孝子前有董孝子傳獨行舍奉直
更無其人也制行之道孝難而義易然能割家財以施
之一族與施之後世其難更甚於割股殘肌奉直慨然
行之而無疑使其刲股殘肌亦優爲之可信也故吾謂
孝子爲吳氏不祧之祖奉直卽可爲吳氏不祧之宗異
日者蒸嘗合食粟主配享此亦人情天理之至諒無有
異議者此固奉直意念之所不到者也吾先著此議於
篇百年之後必有起而從吾言者嗚呼祠非祭則祠爲

虛器祭非田則祭成墜典斯舉也有義田之規模有社
倉之約束是古名臣及大儒經畫數十年而始盡善者
奉直一旦行之而卽與之脗合固其量宏亦其識遠也
不可不鄭重以志也是爲記

本可不慎重以志也其歛指
 本前一旦付之而唯與之
 本之除東昆古各五又大
 器器非田順祭如聖典漢舉
 出而美田之賦賦亦
 本前一旦付之而唯與之
 本之除東昆古各五又大
 器器非田順祭如聖典漢舉
 出而美田之賦賦亦

汪氏遷浙宗祠記

汪氏之先蓋出自魯成公支子食采於汪因以為氏說
 本於浮溪先生之志其族人司城之墓而歛人羅願據
 以為汪王廟考實者也至三十一世君睦公始遷江南
 又六傳君奉公始遷歙又二十傳元振公始遷婺源迨
 六十一世大四公始遷休寧之西門繩繩振振族大寵
 多迄今又二十餘世矣蘊菴封君創業江浙後人寄居
 於蘇於杭於湖者尤多允大公乃築畫溪別墅於雉城
 命其子江都宅焉江都純孝有奇行執親之喪築室墓
 左草廬土席泣淚三年既返所居則愴然而念曰吾先

世宗祔建於休寧東山支祠在於柳塘故里家廟在於
世德祖居春秋過家上冢雖禋祀無缺而忌日及四祭
祇於虛奠想魂失嚴祖收族之意因卽廳事之東創設
家祠祖則唐英發公宗則宋大四公又自仁仲公而下
以迄王考考凡一十有五傳各立神位昭穆秩秩有序
十年以來晨夕必謁朔望必參出入必告歿諱必祭歲
時薦享不懈益虔雍正丁未江都捐館舍越二十七月
其孤韜英筮吉奉木主告廟而祔復追先志上溯潁川
陳郡容城追敘龍驤新都戴國越國以及西門廸功將
仕凡八十二世謹編次世系大書於版以昭木本水源

之至意孝哉汪氏庶幾其有後乎韜英乃寓書於杭子
而論之曰禮諸侯卿大夫士有五廟三廟二廟一廟之
制汪氏之宗有爲卿者有爲大夫士者依大傳言大夫
省於其若干祿及其高祖而伊川程氏亦謂三廟二廟
之制雖殊亦不害祭及高祖然則祠自四宗而上非制
歟杭子曰廟制嚴於唐之開元而家祠盛於開元以降
孟詵徐潤范傳式其較著者也祠祭之禮必追原其始
祖夫有所受之也以著姓也以敬宗也曰唐爲王珪建
立私廟而宋之安陽韓氏洛司馬氏皆有家廟今不立
廟而以廳事爲祭室可乎杭子曰禮喪不慮居爲無廟

道古堂文集卷十七
也唐李涪作刊誤卽斷以爲廟連於家晉安昌公荀氏
進封大國祭及六代暫以廳事爲之劉功曹荅殷仲堪
云魯襄仲尙於兄弟之廟假鐘磬以成禮今於廳事當
無嫌也此可證也曰許慎五經異義引公羊說曰卿大
夫非有土之君不得祫享昭穆故無主鄭元注祭法亦
言惟天子諸侯有主唐開元禮亦制三品以上始有主
然則今之設神位者非制歟杭子曰少牢饋食大夫束
帛依神特牲饋食士結茅爲菽此以帛以茅以代主也
而左氏稱孔悝反祔於西圃公羊稱大夫聞君之喪攝
主而往晉代徐邈卽據以爲大夫有主之文後魏清河

王懌亦議論以爲宜通爲主以銘神位陳祥道禮書云
重主道也大夫士有重則立主亦禮也曰公羊說主藏
太廟室西壁中以備火災晉摯虞決疑要注云廟主藏
於戶之外西墉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函中笥以藏主
唐孔穎達作春秋疏卽用此說是凡有主皆當藏也漢
韋元成等議毀主瘞於園晉賀循按漢儀藏主於室中
西墉壁垠中去地六尺一寸當祠則設座於垠然則今
之神位設而不藏非制歟杭子曰晉荀氏祠制特設神
板盛以帛囊合於竹箱今可畧倣而行之則已毀之親
不必瘞未祠之先亦可藏春秋足以展事孝敬祀享足

通志卷之六
以想像平存無戾於古而有救於澆暮之失汪氏家祭
之禮雖百世行之可也汪子曰敬聞命矣遂綜括其語
俾刻諸祠壁

西華縣志中卷之六只一十當臨順道出於然限令
其元氣等鑄器主靈外圍管贊爵對美齋主於室中
亂許縣教於春林齋明出簡長八育主皆當齋也其
城可之似西華之中存不函谷曰宗疏函中皆以靈主
太廟定西華中以喻火災晉華與夫張要出云廟主靈
軍主出大夫士育靈立主衣靈也曰公羊信主靈
王對亦精備以爲宜取靈主以給輒立刺新靈書云

重修東嶽長生廟碑記

帝出乎震震東方也泰嶽主之吾浙於禹貢東南爲揚
州含生負性之圓首其爲泰嶽所統隸無疑也嶽之帝
號天齊或曰與天齊也顏師古注郊祀志謂如天之腹
齊其孕含靈異吐納雨雲澤徧於天下而禮亞於昊天
古今之秩祀典最爲鉅然自昔柴望以及封禪祗於瘞
牲埋玉焚幣廟屋像設議謂非古考之尙書緯稱青帝
爲靈威仰而道家又有帝姓名捏塙棲魄冕旒秀發所
以崇瞻仰而致臍蠻則民間之禋祀亦王者所不禁會
城如松里舊有長生嶽廟里人建以奉帝之所歲久就

圮雍正改元乃更鼎新之前殿後寢左城右平垂雷重簷芬檠交接丹雘弗施而楹礎堅固以暨齋宮庖房罔弗飭整旣成浹月乃奉帝衣冠出遊百役執事踴躍後先魚魚雅雅玃玃猓猓然後返乎明庭以妥以宅帝配則鞠衣星冠流珠垂瓔睟容莊麗煥赫嫗姬按風俗通祀嶽卒事有夫人之享則當日之神櫛復帳以夫人配者不爲無據里人羣而造予請記之以貞石夫嶽帝之與吾民遼濶也例顧不得祀以前志證之非無由也遁甲開山圖云亢父知生梁父知死應劭以爲上有金篋玉策考知人壽之長短張華以爲泰山爲天帝孫主召

人魂魄而杜光庭洞天記則以此爲鬼神之府舉凡長人土伯爛土雷淵之變相悉以屬之東嶽於是蚩蚩之衆銜哀乞命翦紙焚帛以冀帝之靈祐者無虛日而儒者爲政未有非而議之者非疎也民知死生則知善惡知善惡則知惠迪吉從逆凶知惠迪從逆之吉凶則知尊君親上敬老慈幼遷善而遠罪祈天永命之術蓋莫過乎此風俗之厚禮樂之興佐帝王政刑之所不及謂非帝之日監在茲哉謹次敘其事俾守僧剗諸石以塞里人之請且衍長生之說於無窮也

喜讚歎而說偈曰
佛於舍衛城說經菴羅園八百大弟子圍繞致恭敬七
寶妙莊嚴消受諸供養豈況一畝宮而外少藩蔽爰有
大導首清淨其本體願持一把茅爲佛大護法爰有大
長者歡喜禮佛足願以所餘財施佛作屏障縱廣十由
旬布地無所吝青松出牆外白水流樹根葆此無盡燈
宏我秘密藏離一切熱惱離一切穢濁諸凡所聞見一
切皆斷除世人妬癡愛坐以有我故造種種宮室造種
種苑囿土木窮人力於中求自在譬若牛羊眼但能別
方隅繙足入圈牢焉得解纏縛我作斯讚竟普勸優婆
夷以及優婆塞及諸除殪女能該一切有能空一切有
觀空得無礙是於佛有緣共證最上乘

進古堂文集卷一
三
五景者徒埋沒於荒烟蔓草之中州人已無復有指其遺蹟者矣尙書十二世孫明經經邦內行純篤敬述祖德慨遺蹟之就湮思故道之可復捐金三百芟夷荒蕪剷削犖确地無窪窪木鮮蕃翳不數月而頓復舊觀過者坦步而夷猶擔者息肩而豫暇咨嗟稱說莫不多明經之能繼先人之志也余遊於粵二年矣方蒐輯州乘州之人以修復樵雲古蹟來告予聞之輟簡而興曰有是哉李氏之多賢也樵雲一山也以一州視茲山則樵雲祇一州之名勝以兩鄉視茲山則樵雲乃兩鄉之孔道尙書以前是山吾不知其名也至尙書而始有樵雲

之名鄉人不忍爭造物不能奪樵雲似爲李氏之私物逮至明經則又不敢據以爲己有損其厚貲還而公之兩鄉之人且還而公之造物則樵雲又似非李氏一家所得而私也然他人不能修而明經獨能善繼先志不憚其艱則樵雲雖謂李氏所私有可也

華嶽三峯抽身騎嶺揖仙人衛叔卿於千載之上嵩山
二室則令武陟時以王事至宦歸遊楚因登岫嶠細譯
赤文綠字之碑峽雲湘雨洗濯靈襟泰山平池凡兩登
焉恒山在上曲陽途非遼渺舉宗被錮削迹不敢窺燕
冀五嶽獨遺其一誠憾事也然其鬱勃于方寸者巍嶷
嶢岼之景彷徨於心目別業在魏塘裁巖製壑託於巧
匠以寫其所經歷如圭如笏如兒如孫如仙人玉女離
離林立凡爲峯者二十有五收之几席之間不必遠陟
名嶽也舉觴屬客或以爲模山範水飾觀聳聽查子之
菟裘在是也或以爲澡雪精神發皇耳目查子之性情

在是也皆非也查子遊平方之內習坎入坎明夷而居
貞所謂傾舟之涇回車叱馭之阪所在皆是不必入五
形過九折而後知其艱也懿茲二十五峯岩崿聳峙特
立不倚遯世無悶向嘗所仰而企周旋而左右者無亦
母忘在莒勗之於晨夕前執法而後御史也無亦好樂
無荒警之於寤寐惕師保而臨父母也安不忘危存不
忘亡石不能言以爲金人之銘豐侯之禁目瞿心瞿而
德進矣而業修矣可以昭來許穀子孫矣查子曰諒矣
哉知我之深也盍爲記遂記之

若賦詩文彩也蓋欲留遊留之歸遊楚國空响嘆細語
齋巖矣而業妙矣再則邵來指矧于將矣查乎曰精矣
滋也而不流言以爲金人衣繪豐對文禁目聳心聳而
無荒營以爲寂寂則時時而翻父母也安不忘欲存不
毋忘在葛曷之效曷之節時也而翁喻與也無亦我樂
立不荷滋世無問向嘗祖吟而金風誠而立本香無亦
深戲大世而翁吟其曠也體茲之九丘峯峯景豈赫赫
貞淑歸歟飛之迴回車如曠之則視在皆景不心亦正
五景也昔非也查乎幾乎文之內暨於凡姓則夷而風

七峯草亭記

街南別墅中修竹盈畝有石若筍者七高秀竦擢掀土
而刺天馬君嶰谷構草亭以延之名以七峯屬予爲記
考之爾雅釋山之名四十有二而峯顧不與焉迹其所
爲小而高岑銳而高嶠大抵不離乎峯者是然高則或
至數十百里而卑亦不下數千尺若茲數石者非有圓
陰之虧蔽雲嵐之變幻而目之以峯也何居大凡山之
植體也類皆坡陀偃蹇巉岬嶮峻之變態爲多而峯則
峗然矗峙於莽蒼之中獨能絕所附麗焉今試據斯亭
而望俯者如笏植者如竿削者如圭聯者如壁開戶而

揖若毅夫介士肅手而却立啟窗而窺若高人羽士拔俗而寡偕有刻厲之行有勁正之節有廉傑雋岸孤高介特之風範嶰谷兄弟尊已而尙志敬業而樂羣斯夕翫對庸以比德豈復有高下多寡之數存乎胸中哉若夫海內奇勝之區以峯名者日屢更僕而不可以悉數推是意以往德日進而不可已渠無有其最高者可以躋陟乎記云祭泰山者必先有事於配林七峯者茲其爲配林也歟惜乎吾立言之未峻不足以發其奧也

小峯草亭記

愚菴記

煤市街在前門之西南塗經巷織輪蹄輓跡之所湊儻一畝以爲宮則有叫者噉者喁者于者呼且譽者闐且晉者驚透沸亂乎其外則有僞者諛者文以辯者猥以利者翕翕熱者雜襲錯繆乎其中高明之士恒所不樂往往遷就避之而吾友龔生嘗止于是龔生塔焉以處漠漠爾而寡營非有氣力足以提挈人士心計足以奔走財利執一卷書逐曦影而哦以當世視龔生龔生不可謂非不愚者也然其室有嘉樹龔生婆娑而不能去益闢其西楹啟窗闔而延之密蔭蔽階青幹交戶風疎

露溥溥乎冽乎在喧湫塵俗之中而聊獲此一適龔生
蓋自安其愚焉因榜其室曰愚菴而屬予以記予惟愚
之名爲當世所不樂受詮材小技私聰明以自炫開鑿
混沌發皇耳目稱肉度骨架虛梯危其有遺榮而嗜澹
者未嘗不議其疎而強其樸拙乃等其勞逸之致決其
安危之幾焉睹夫智者之不卽大愚愚者之非卽不愚
愚與不愚世自有辨若以當世視龔生龔生不可謂非
不愚矣雖然龔生與吾同鄉家于清奧之區山條水葉
娛樂而不厭孺人潔蕡飴以養姑稚子髻而能文龔生
有真樂而龔生不歸嗚呼吾固知其愚也

止足齋記

止足傳爲史家之創例始於魚豢踵於謝靈運而許亨
姚思廉因之雖其人與山棲谷飲者殊科然施之於晉
宋齊梁之際固亦可以勵末俗而風澆季矣理齋周子
買屋棲水構齋兩楹題曰止足余扁舟造門永朝及夕
周覽其庭宇作而致辭於主人曰若子之居固宜其於
止之義有取矣風日妍麗雨雪淒清此足乎天者也弱
草覆砌灌木蔭簷此足乎地者也息子於軒窗之窈窕
娛子以水木之清華子不以爲休老之菟裘而特以爲
樂志之曠宅則斯齋之作用以息奔競而頤貞素訢如

也子他日嘗告我曰吾將脫棄塵累求靈劍子之術服
雲粉而餐玉屑以幾於谷神元牝固也自吾思之但令
子飯脫粟之飯支曲盞之牀稚子釣鮮孺人漉酒施施
焉以休以暇坦坦焉於世不復有求度麗農方丈之間
得谷神元牝不死之藥者不過如是子有其止足之地
顧淡而遺之而索之於神仙不可知之說無思遠人勞
心怱怱無田甫田之詩其不爲君作乎抑吾觀前代止
足傳諸人類皆身逢末造絕意影纓野服黃冠隔絕人
代吾子偃息 聖時際太平昌期之運則其遭遇固優
於昔賢一等不殆不辱之旨殆未可以爲子砭也夫故

骸習嬾息影畏人乃 盛世之幸民非賢路之正軌傳
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吾子知所以不足嗚呼其於止
足也思過半矣

曰昔人無善計日不長吾子快視以不長則其快也
 始賢歎息深異人氏 盤世之幸與我賢也之世時也
 以心思感半矣 未道絕意影耀野服清冠隔絕人
 曰昔人無善計日不長吾子快視以不長則其快也
 始賢歎息深異人氏 盤世之幸與我賢也之世時也
 以心思感半矣 未道絕意影耀野服清冠隔絕人
 曰昔人無善計日不長吾子快視以不長則其快也
 始賢歎息深異人氏 盤世之幸與我賢也之世時也
 以心思感半矣 未道絕意影耀野服清冠隔絕人

書巢記

翟子榜其齋曰書巢規為圖環堵之室而卷且盈萬屬
 余為記巢之名不在於釋宮比於燕之壘鷦鷯之房鷦
 鷯之一枝義無所取取其棲憑焉爾仰而矚巢也俯而
 窺書也空洞無一物外戶而不閉義何所取取其貪人
 之所不爭竊盜之所不顧焉耳巢則曷以名書示所重
 也沈遼雲巢林憲雪巢徐陰海棠巢然且不免乎逐耳
 目之好書則居之安樂而玩浸淫焉而益人神智故重
 之重其書所以重其巢也書則曷以名巢無翼而飛不
 脛而走者書也勞之則聚逸之則散朝斯夕斯寢斯饋

斯若終老之菟裘若栖心之精舍既以巢書亦以巢翟子也故曰書巢也翟子無他嗜亦無他營慥慥乎排纘而編戢之莊莊乎正襟危坐而雒誦之忘憂忘食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老之將至或曰嘻甚矣乎翟子之愚也翟子耕於東郭之野獲之捭捭積之栗栗發其窖藏可以穀婦子可以徵貴徵賤操奇贏以自饒翟氏世家郭外桑柘繞屋蠶績盈筐抱布而貿響緯簞而紡弄機杼而織可以衣被一屋可以大庇寒士不是之務書積而室不寬書益而財日損雖至愚者不爲而謂翟子甘心而不悔乎或曰翟子處若忘行若遺貌誠類愚徐而

察其術壹似夫小癡而大點者何也翟子所與偕所與遊所與歲時伏臘黨醑而蜡飲者皆鄉之人也使翟子棧齮以架壑滌澗以規陂畜文魚蒔美竹飾犧尊列雁壺弦瑤琴絙寶瑟設百步之幃縣九華之鐙于時鼓鼓于時考考皆鄉之人耳目所未嘗經也視聽眩轉心志廻易不召而赴者且日三四至焉叫者噉者諄者踞者號呶而索飲者跳跟下上獲雜乎斯巢之中翟子力不能禁且將加禮焉而翟子憊矣書則世之人之所不欲觀者也鄉之人以爲獲石田而無所用之也亦旣覲止若鐘鼓之享爰居不驚駭而卻走者希矣翟子從容晏

處無應對之煩無絲毫之費坐享南面百城之樂揖聖賢於千載之上禦流俗於千里之外翟子之書集成而翟子之計得矣余嘗造焉不知翟子所讀何書也示余詩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與之言與鄉之人所言頗不類且與城之儒衣而蠶步者所言亦不類則書之所益大也乃知翟子愚於貌而不愚於心思於生計而工於立言也兩或人不知或則以爲愚矣或則以爲狡矣是鄉人之愚且狡者之言也而翟子倜倜乎遠矣

容齋記

新安程君凌紫構齋三楹命名曰容謁予而言曰吾性少下求韋弦之佩而不得姑游目於是齋庶以爲息黥補劓之一助乎旨哉斯義也夫林深而禽樂宅曠而人安有所以容之者也推之天地之大芸芸者莫不以生以息於其內江湖之遠而涵淹卵育者實其中其容者不同而其所以容之者蓋至於無畛域無道里可計焉吾試言其近而可驗者造物之於人將降之休美和樂之福必擇夫惇裕寬大優游不迫狹者全而畀之何者其中足以容也若其一不得當則色然而怒少激之儻

焉不可以終日彼方銖量寸較一毫不肯挫於人而造物者之嗇其福也亦遂若銖量寸較而遜之非其有私也蓋恐假之以無妄之福懼其中不任載焉將至於僨盈驕泰狂惑而喪其性故以遜之者愛之也周禮鄉大夫職鄉射以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鄭司農釋之曰和載六德容包六行然則容之樹義宏矣程君意氣豪上而入世則崇謙約尊師取友揮斥其所蓄積其於容也庶乎而猶嗛嗛不止者予不知其取意將以江海天地爲量耶抑猶是情恕理遣以蘄至乎惇裕寬大耶程君曰江海天地之量則未有不始乎情恕理遣者也

予曰善遂記之



古華莊圖記

有宋仗節死義之臣曰忠肅陳先生有宅曰古華莊在福州府城之西南人代旣謝遺蹟就湮夙所棲憑臺夸隧塞實葉之葭楸者剝焉壽藤之髮蔓者鍛焉林子與井慕其烈卜居其地誅茅裁宇有室兩楹几榻餅壚潔不待埽圖以繪之詩以詠之丐予文以記之予惟樹之可以著圖者類皆有離奇輪囷之質連蜷偃蹇以自適其性或連理交讓駢枝內附東榮而西悴實外而刳其中或若仙掌鬼臂鳥舒味獸出目猙獰拗怒而不中于繩墨當其英敷萼振燦若初日之麗爛如晚霞之鋪暉

曄絢奕照耀于觀睹是其結根于土脈者深滋植于霜雪雨露者厚而浸淫于歲月者久且遠其謂之古也宜今以攬林子之庭鞠之榮甘蕉之實橙柚枸櫞之果扶蘇而靡密者高不過頂卑僅接膝而迺圖寫其情狀刻畫其枝條母亦近于誕且夸乎林子曰凡夫物之爭榮于旦晚以取玩于耳目者奚以古之云也蟠崖覆谷老日月而支風雨者敷不加茂摧不見凋無色臭之可尋結淡漠之至契孰傲傲焉爲之彫之琢之孰傲傲焉爲之枯之榮之曰古華者度辭也亦寓辭也善會者不迹其事善師者不泥其辭景其人而不得見得譽其嘉樹

斯可矣并其嘉樹而不得見得圖繪之歌咏之斯可矣詩云在我室兮履我卽兮予以斷章也不然窈窕之麓黝黝之林吾不求庇焉而顧自投于榛穢之區豈不以其人也古華云乎哉杭子味其言也腴謂其志乎古也深而于忠肅公之道爲有合也遂次其問答書爲記以貽之

王翁掇英圖記

王翁掇英圖記

里有隱君子曰王翁修齡今其年蓋漸躋大耋云壽髮
兒齒洪量善飲注北山之酒經輯東籬之花史舍旁隙
地廣縱盈畝悉種牡菊落英繽紛抱甕汲泉栽根薶葉
旣翫其芳馨兼餐其精蕊爰推妙手圖寫風流筆未棲
毫而衣裾之彥諷誦蟬連金春玉應不佞獲交賢子時
陪撰杖乃綜核諸賢題贈之什爲記曰草花之屬見於
圖經者凡三百有二十而菊特有更生延壽延年之名
自陶弘景陳藏器大明之流刻畫其性情推原其功用
嗣後道家用爲休糧之方逸士藉爲輔體之貴利源溥

矣越州去蕭然三十里有山多生甘菊因以得名引農
郡析縣有芳菊谿源傍悉生菊草潭澗滋液極成甘美
應劭以爲飲此水者上壽百二三十中壽百餘歲盛弘
之以爲胡廣久患風羸汲水飲之疾遂獲瘳酈道元以
爲司空王暢太傅袁隗並汲飲此水以自綏養今翁所
居未嘗憑依山水左壺右盎養其天全而不滑於和其
殆兼仙隱乎翁曰此籬落間物吾方傳野人之餐而君
以爲有益算之術請授簡以續杞菊之賦吾將從朱孺
子費長房遊矣

王餘對英園詩

張氏五世著述記

湖門才者先德後功次則言立益贊臯謨且重文卦歐
陽夏侯尙書有大小之稱范氏八儒穀梁集武子之解
賈長頭闡父徽之微言鄭小同志祖元之問荅歆向傳
經錯鉉解字各守家法用彰貽厥倚相以左史爲世官
邱明遂大放厥辭談彪以太史爲世職遷固遂罔羅百
代漢書成于三手梁史緝于一家顏游秦決班氏之疑
踵承於師古劉奉世刊兩史之誤元本於敝放至若摛
華揆藻立說著書前喁後于項背相望更僕難終遽數
未悉無已姑以所知言之可乎謝家蘭玉竇氏連珠錢

號傳芳李誇花萼廖編世綵

宋廖剛

趙著石聲

宋趙師旦所編家集

壘篋迭唱

百愚子

左臺衍秀

休寧吳氏一姓之集

上虞潘以道萃名

編五溪丁以世業顏集吉水羅氏曰一經堂集

宋羅紉及子若

孫

高陽王氏曰一家之言

明王荔集其先世著作

清江三孔錢塘

三沈梅江三孫

宋孫立節兄弟見宋史藝文志

章林五周樊山六樊長

林五林內邱六李柴氏四隱世彭百一

彭夢祖緝

新昌呂氏

之遺音潛溪宋氏之家錄甬東薛氏之世風澧川張氏

之世稿

明張尺緝

況家之文獻

況鍾緝

郭氏之遺芳

郭齊淨緝陳氏

之義谿

凡十人

方氏之藏山

方攸濟父子

其較著者也他若天

台之曹南國之俞東原之程浦江之鄭雍邱之王常熟

之瞿莫不緝奕業之遺言萃屢朝之家集風行四國照

耀一鄉何其盛也白嶽張君吳言胚胎前光克纘厥緒

寶其五世遺刻各標名目都為一集堅乞余序史稱王

氏青箱之學十有三葉丹陽劉氏羣從七十餘人各擅

文學自齊梁以迄唐初其流傳者屈指無幾使有賢後

嗣如吳言其人者何至闕代而卽湮沒不彰乎余既慶

張氏之有賢子孫而又深嘉吳言之善繼述有以開來

學而裕後昆其志不凡而其功亦不小矣雖然竊有進

焉鑿楹而藏不如發篋而讀也誦先人之清芬守高曾

之規矩推衍其說可馴至于古之立言以傳世而行于

遠者而非徒守一家之機杼也羅頤接跡於鄂州玉瀾
肩隨于韋齋伐檀因山谷而傳東臯緣石屏而著自今
以往撰述有等身之富可以上掩前人而遞衍其緒五
世所著又多乎哉

欣託齋藏書記

汪子一之性無他嗜壹意於羣籍補其遺脫正其譌繆
儲蓄既多監別尤審余年才舞勺卽具此癖謂古集皆
手定人不一集集不一名東坡七集欒城四集山谷內
外集明人妄行改竄第曰東坡欒城山谷集而已朱子
集多至三百餘卷明人編定止四十卷李綱梁谿集多
至百三十餘卷建炎進退志及時政記附焉閩中改刻
題曰李忠定集亦止四十卷前後互易古人之面目失
矣宋刻兩漢書板縮而行密字畫活脫注有遺落可以
補入此真所謂宋字也汪文盛猶得其遺意元大德板

幅廣而行疎鍾人傑陳明卿輩稍縮小之今人錯呼爲宋字拘板不靈而紙墨之神氣薄矣甚至說文而僞入五音韻譜通典而僞入宋人議論夷堅志而僞入唐人事迹與元書迥不相謀明人之妄如此今之挾書以求售者動稱宋刻不知卽宋亦有優有劣有太學本有漕司本有臨安陳解元書棚本有建安麻沙本而坊本則尤不可更僕以數青雲梯錦繡段皆成於臨場之學究而刻于射利之賈豎皆坊刻也不謂之宋刻不可也五十年以前曾與吳繡谷趙勿藥兩君斷斷切究之自矜以爲獨得之秘一之卽能登吾堂而躋吾哉可不謂之

夙有神解乎欣託齋有山池之勝一之讀書其中卽藏書於其中積卷至二十萬有奇可謂富矣慮其散而無紀仿七志七錄之例州次部居編目以示余曰范氏天一閣之藏黃聘君南雷記之毛氏汲古閣之元人標點五經魏處士勺庭記之某於兩家之書曾不得其什一先生則今之南雷勺庭也吾書之能守與不能守未可知得先生一言書爲不亡矣趙清常之言曰有藏書者之藏書有讀書者之藏書錢遵王述之遂以自詡吾以爲遵王非能讀書者也豈獨遵王卽清常亦祇可謂藏書者之藏書非讀書者之藏書也何也讀書必先自經

始讀經必先自傳注箋解義疏始十三經有國子監本
有提學李元陽本有常熟毛氏本經脫注脫疏脫釋文
脫無經不脫無本不脫經之難讀者莫如儀禮亭林顧
氏以爲脫誤尤多以石經補之士昏禮凡十四字鄉射
禮七字士虞禮七字特牲饋食禮十一字少牢饋食禮
七字余嘗與修三禮同時安溪李少宗伯清植宜與吳
檢討紱休寧程中允恂皆淹通經術之儒校其誤字衍
字脫字或改或刪或補一篇之中丹黃抹掇無慮百十
處不能盡數數其大者鄉射大夫之觶長受而錯皆不
拜下注脫二十字疏脫五十二字顧氏所謂脫士鹿中

翻旌以獲七字下注脫二十一字燕禮射人作大夫長
升受旅下脫六節經八十七字注七十字疏百三字喪
服傳一篇則釋文槩從刊落士虞禮將且而耐則薦下
疏衍十六字特牲饋食禮立於主人之南西面北上下
疏引禮記以下二十三字衍俎釋三个下疏脫三十一
字卒復位下疏衍七字脫六字獻次兄弟升受降飲下
注云亦皆與旅吳紱以爲据疏則此句上當有非執事
者四字而此節疏脫十三字衍十字誤九字老友吳監
州廷華著章句一書分章離句謂燕禮公又舉奠觶唯
公所賜以旅於西階上一節疑在席工于西階上之前

通志卷之九
錯簡於此辯獻士士既獻者立于東方西面北上乃薦
士此十八字疑在乃薦司正之上此皆据朱黃集解楊
圖敖氏集說而得之固其思精由其學邃也諸經訛誤
之處浩如烟海余特舉其難讀者而趙錢無一言及之
是二人未讀經也經之外莫如史史有南北監本有廣
東本有常熟毛氏本史記有秦藩本有震澤王氏本有
余有丁刊誤徐孚遠測義史記集解無全文兩漢無師
古章懷注足本甚至毛氏刻北齊書文宣紀脫去一頁
封隆之之子名繪牽連劉繪傳爲一趙錢亦無一言以
及之者是二人未讀史也他書未讀吾猶恕焉問經不

知問史不知空疎淺陋甚矣儲藏雖富是猶守財虜金
帛田宅畧不訾省而執計簿操空券誇於人以自豪何
爲哉雖然吾所言者猶屬尋章摘句也聖賢之精蘊博
觀而約取吾讀書踰六十年曾未有一知半解插齒牙
於作者之林甚矣其難也一之年富而識高與志時敏
循吾言以蘄至於深造自得之一境所謂二十餘萬卷
者皆一以貫之矣存其目以廣聞見藥空陋亦閱覽博
物者所有事也奚不可哉

補史亭記
作亭者何補史也史何補補金史也杭子疏證北齊書
既畢功越明年乃補金史竊尋金起忽微易木契為文
書化部落為郡縣襟江帶海翹九有而朝之幾于混一
學者不察其終始猥以僻陋在夷記問聊畧蒙嘗惑焉
先人庇屋積有餘材營度後圃規為小亭窗楹疏達高
明有融乃徙先世所遺羣籍凡有關涉中州文獻者悉
置其處廣榻長几手目離溫間有開明輒下籤記風朔
環而披帷雨淋浪而濯屋兀坐胝掌銳不自休每嘉客
時至輒听然解頤讓席割氈虛襟斂手佞顏卑辭丐乞

補史亭記

作亭者何補史也史何補補金史也杭子疏證北齊書
既畢功越明年乃補金史竊尋金起忽微易木契為文
書化部落為郡縣襟江帶海翹九有而朝之幾于混一
學者不察其終始猥以僻陋在夷記問聊畧蒙嘗惑焉
先人庇屋積有餘材營度後圃規為小亭窗楹疏達高
明有融乃徙先世所遺羣籍凡有關涉中州文獻者悉
置其處廣榻長几手目離溫間有開明輒下籤記風朔
環而披帷雨淋浪而濯屋兀坐胝掌銳不自休每嘉客
時至輒听然解頤讓席割氈虛襟斂手佞顏卑辭丐乞

道古堂文集卷十九
三
膳寫歲月既多卷帙遂衍文成數萬埒于前書惟天文
律歷二志尙闕焉未逮其餘排纂粗有成就祭天射柳
之風弋鷺桐羊之俗發祥于虎水記命于河汾一百一
十年間大畧可覩矣竊惟三史之成皆總裁於鄭王脫
脫完顏之享祚不長于耶律也何以金詳而遼畧天水
之幅員不廣于女直也何以金簡而宋繁折中于二者
之間則此爲獨善已顧世紀不列楊割之創基列傳不
書楊朴之佐命粘罕不傳獄底之書兀朮不載疾革之
令大房陵寢厥有成圖上京宮庭得之攬轡五行采獲
夸堅禮樂輿服引據集禮族帳之蠡屯國語之兜侏苟

有見聞莫不附麗其他事義難可縷述大槩皇統以前
銳於南圖故鴟張而豨突泰和以後孱於北禦故虎沈
而鹿潛間嘗綜厥盛衰加之揚摧苑史家之鴻裁程文
林之春藻旁推交通義均歌哭混同湯湯長白齷齪與
綿古永無終極偏方霸據之史亦與之無終極繫余昧
道懵學長年濡首詮材諷說妄思附驥以傳高明之士
蓋不免乎齒冷矣夫史事經緯宇宙大則與日月齊明
小則與四時並茂應劉徐裴皆以讀書破萬故能操百
論以議三長之闕而顏師古猶云多引雜說攻擊本文
効矛盾之仇讎乖粉澤之光潤以余逐蕪辭而疑正義

信臆說而排實錄非好而爲之區區之衷蓋亦有說一則穿穴諸史可以饋貧一則洞悉前載之去取一則根柢秉筆之來歷搜株掘隱剝瑕舉稂甄括之苦心與前修之椽筆可兼聽而齊觀亦並行而不悖亭之榜曰補史用元裕之語也裕之遭值此離自方野史壬辰一編蓋自悼其禾黍余偷息化舒之世名位不達室無贏糧堂有危齒顧乃鑽故紙以乞靈扇遊辭而逞辨寶玉大弓終非其有比于裕之已爲不哀而戚而猶招搖市而過者非如土龍乞雨眩惑將來或者古人疑謀勿蓄之義發皇耳目將在於斯卷舌固聲蓋棺何定此其本志

也文學蓬轉浮華空綺之士終同灰滅而余以一亭乃巋然而獨峙千載之功歸于彊力願終勉之且自警也

待月巖記

簣土爲山嶼如也鬲如也其造境也易窘者密者窅者
隆者仄且邪者嵒岵嶮刺燾稟桔桀庠窈巧老嶶冥鬱
峴或拱而謙或踞而傲或俛而窺臨或偃蹇而突怒劬
如豁如千態萬狀維巖嶄嶄斯險乃備書堂之南竦石
架壑步虛梯危朋比醜樹作鱗之而若墮復起象植而
欹有巖峩然蹠擘爲兩靈泉貫腹朱草承掌左騎風楹
右握雲幌尻趾崔錯肩背挨攘偃仄蹙踖迫不得傲朝
曦大明納月不朗雜然羣疑莫可詰想詩不云乎度其
夕陽維陽有然奚疑于陰憑巖而望映蒙龍冒犖确經

疎坪度危杓始循南榮次于北岸樹苞紛溶石氣幽楸
闐無一聲圓魄東滿其升於巖也哈呀滌洞春逢寒送
霓舒電搜補闕承空浸水有跡窺天無甕晃朗煜爚幽
隱畢貢迨其降也曲磴高下庵木支離陽開陰閉了無
傑僂顧兔躑躅陟歷嶮巖一氣冷沁凝於秋池居士曰
待之時義大矣哉月無私照維巖之善承需爲事賊蹶
以敗功闐然而章積久乃通觀於斯巖猶信

觀魚記

循虎坊橋而東有禮部鍾君之賜宅余假館焉巖壑櫛
連石洞庠豁厓隙削成容百人坐大樹蔽牛撐距日月
有亭翼然旁帶嶮巖循級而下甘泉俯窺鬢沸不已儵
魚百頭堂策間作仿佛丹淵之靈奇優游濠上之軌躅
非魚安知其樂觀水是或有取或有謁余曰此耳目之
翫非江湖之適也余曰設如適于江湖則余于二三子
何觀哉境生於無而神絕於有未暇辨也姑記之

前時相見猥以祠記誣諉受命以來逡巡未敢下筆則
 以其間疑義夥頤蓋辨之未易卒辨也浮谿云魯成公
 支子食采於汪因以為氏而舊譜則云支子有文在手
 左水右王遂以為名君家鈍翁固已力詆其非矣而譜
 又以為有潁川侯之封號禮疏云支子庶子也成公雖
 甚愛子汪以庶子焉得侯考漢地理志潁川為秦郡非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書一

與汪涓麓論祠祭書

前時相見猥以祠記誣諉受命以來逡巡未敢下筆則
 以其間疑義夥頤蓋辨之未易卒辨也浮谿云魯成公
 支子食采於汪因以為氏而舊譜則云支子有文在手
 左水右王遂以為名君家鈍翁固已力詆其非矣而譜
 又以為有潁川侯之封號禮疏云支子庶子也成公雖
 甚愛子汪以庶子焉得侯考漢地理志潁川為秦郡非

春秋時地名矧復取以封庶子其妄有不辨自明者譜
又言漢建安二年龍驤將軍文和爲會稽令家於新安
按杜氏通典列魏九品官制始有龍驤將軍羅鄂州據
沈約宋書云龍驤將軍晉武帝始以王濬居之然則自
濬之前安得有此官也某作祠記亦不敢妄削此二號
足下爲尊甫撰行狀并甄次家牒則不可不一辨證也
禮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祝曰孝子爲介子某宗子
有故支子乃攝祭祝曰介子爲孝子某孔子云支子若
祭必以上牲告於宗子之家古人之嚴於宗法如此乃
者尊甫爲允大公少子其上有四兄家祠不設於長房

尊甫以少子而主祭疑其於古不合曲爲之解則謂近
代宗法不行旣已異居異財異起居出入奉先思孝各
竭其誠雖使家祠特創於支子卽謂之禮從宜可也橫
渠張子曰宗子爲士立二廟支子爲大夫立三廟曾祖
之祭自爲大夫而設不爲宗子設也鈍翁引或人之說
云支子亦得立廟或之說吾不敢據以爲信橫渠則固
儒者也若然家祠之設爲雉城烝嘗之始事無不可矣
至於大夫士有主及無主之說先儒各有所據而今祠
中若不設主靈爽將何所憑孝子之心將何所依故某
旣據徐邈元懌及陳祥道之言而又取晉荀氏祠制神

板之說以爲設主也宜主之制自唐開元禮以上多詳於帝王而大夫士無尺寸形制可考唯荀氏神板皆正長尺一寸博四寸五分厚五寸八分書神座訖蠟油炙令人理刮拭之在祠記中不復申言之者誠以藏主以避火災則主制不妨畧少貶損且愚意自高祖以上親盡而毀其生卒官爵學術行事既有譜牒可信主亦似可不立或報本追遠之意萬不可已但總一神板次第書其世系可矣蕘言倘可採錄君家世父宸藻先生及顧大兄鳳池皆深於禮者盍一質正焉辭不備

與周侍御論禁州縣私罰書

三月朔伏讀侍御條陳內有禁州縣私罰一事侍御益不敢議贖刑之爲非而特於州縣發其端其意主于禁州縣之攘入爲私橐而不知斯議也果行則淫刑鬻獄之端將日起而不可以底矣先王之制法也有五刑有五罰而又有五過之審克度今州縣所聽之訟其麗於法者固無待于罰矣其必致于罰者大概不出于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五者鞭扑之不行而令之罰以自贖其人必非可以刑加者也或膠庠之士或有爵祿于身所犯者過耳必褫其章服而予以笞箠則疑于酷濫

而不情若以其不可答而遽舍之則彼將益恣肆而無所忌憚而國家之法骫然則罰贖者固州縣通變之一法而亦聖主之所不禁者歟且刑者人之所大忌而財者其所甚愛者也一人受杖于庭一族之人擯之而不與齒一鄉之人擯之而不與齒父兄弟僕僕乎惟恐人之過而問焉者而特奪其所甚愛而令之贖權其所犯之輕重而第其罰之多寡彼亦喜得脫于笞辱俛首輸服而不敢辭眉山蘇氏所謂豫養其媿恥之心者此也議以爲添修橋道養濟育嬰此非聖王之政乎公家之費惟日不足借其財而貫其過而又衆著其所以致

罰之由彼亦且怵然爲戒不至於怙而不悛而人之過之者已曉然其故而不可掩安得有所謂以富倖免之議且夫庶獄至蹟也褫其章服不可予之笞箠不可罰之貨財又不可豪民得以有恃而無恐而更弱之吏必多方以爲之開釋慘覈者或因以鍛鍊而文致之刑罰將不得其中而賄賂由此起罰旣不居其名而已免于刑之及凌弱暴寡之風則何以禁之侍御家居者三年矣閭閻疾苦之事軍國先務之計豈其概而不加籌畫也者而沾沾以此言進其果確然據以爲是耶抑姑藉是以塞責耶贖刑之得失前賢論備矣侍御獨苛求於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一
五
頒行律尺及斗斛秤新式而民滋擾因謂聽民自爲行
用不必斤斤於法古此非篤論也隋趙昺爲冀州刺史
爲銅斗鐵尺置於肆而市遂絕姦詐均一令也豈趙昺
行之而民便政和行之獨不便歟且後王之因循而不
肯釐正者亦自有故徵米徵絹徵茶銅鹽鐵諸色之入
樂爲是度長量大權重而取之設令民間自法古公家
自行意上下異制官私異器號令天下閭井不無竊議
聽民之便將以自便也吾故曰度量衡三者不同非聖
王之治天下也抑匪獨平物賈禁奸疏而已生人性命
之源莫大於醫方藥劑裴頠言太醫權衡若差違遂失

神農岐伯之正藥物輕重分量乖互所可傷天爲害尤
深摯虞駁陳勰議亦云今尺長於古尺樂府用之律呂
不合史官用之歷象失官醫署用之孔穴乖錯由二公
言之晉時所用已與古不合今則失之逾遠方書所謂
方寸七等分末者皆卽民間所行之衡量而劑其輕重
失豪釐而謬千里其於起死扶老之術豈有濟乎故禁
是三器使復古者以益民非厲民也王制布帛不中數
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五尺童子適市而人莫之或
欺今則帶鬻者無平心競爲姦巧以趨利取民者無定
制務爲培克以剝下官與私斗斛不同關與市權衡不

同澹詐僞之源而頒畫一之教將於三器乎爲之嚆矢
豈得據政和施行之不善而以爲口實哉立言足以垂
世善民成俗之責足下詎無意乎旣因鄉先生程君慄
也之請爲序律呂在別紙輒復以芻論少申鹽石之助
庶足下引而教之幸甚

與趙誠夫書

僕於舊唐書怪其頗有牴牾欲效吳縝糾繆之例拮據
其疵病輒念劉氏一代史才不當以纖悉之未善爲樸
學自衒之口實隨事觀理遂忘攻擊此書終不敢以苟
作然有所疑者數事吾子方卒業舊史蓄而不以告亦
失先聖所以啟助之意唐紹傳稱先天二年今上講武
於驪山謂玄宗也按經籍志今上實錄是張說等撰說
時稱今上昫在石晉何以尙仍舊史本文也許敬宗傳
稱杭州新城人至孫遠乃稱杭州鹽官人王義方傳稱
員半千齊州全節人至文苑傳乃稱齊州臨汾人薛仁

貴傳稱絳州龍門人至子訥孫嵩乃稱絳州萬泉按地理志河中府萬泉縣本隸泰州武德三年析稷山安邑猗氏汾陰龍門置州廢隸絳州龍門縣武德二年徙秦州來治五年析置萬春縣貞觀十七年州廢省萬春入龍門隸絳州龍門萬泉可以互言若施之薛氏兩傳令後人溯其地望將何從焉李嵩等傳論云嵩發人陰私齊物積財興議按齊物傳發官吏陰私以察爲能齊物子復傳積財頗甚爲時所譏誤齊物事爲嵩誤復爲齊物事又傳稱齊物清廉自飭論之與傳以矛盾劉勰云設得其理亦爲遊辭所埋斯殆不免乎僕以頑虛吹

毛曩哲益以決游秦之疑非爲修歐陽之隙譏諂之論
吾子原其意而考其辭斯未必非劉氏之藥石也

再與趙誠夫書

僕閱景文之所筆記則謂以對偶之文非宜入史傳如壯士施粉黛笙簧佐匏鼓間嘗以英華冊府唐大詔令諸書暨有唐一代碩士鉅卿之著作證之于劉氏之書其去取亦有未爲盡當者景文之爲紀傳蓋有鑒于唐氏之詔冊存之不可以盡存不存則蹈于挂漏之議遂復以斷割而成其忍乃倡爲筆記之所云以自救其簡畧之失或者可解於後世焉劉氏史通云人主之制冊誥令羣臣之章表移檄宜于表志之外更立一書若史家之有禮樂志刑法志僕謂若施之于唐則文倍于事

志多于史其體既非史家所宜創其書亦非數卷所能
周爲史者但當錄其有繫于國典者或節畧其意或撮
載其辭不當論其對偶與非對偶也又新書之可訾者
匪獨以此凡經傳之奇字古人之傑句必周內以矜巧
期之爲棋溫彥博傳斯之爲傷李密傳形渥之爲刑劇元載傳論天
下知之曰戶知之長孫后傳諸若此者見嗤於前詰蓋未易
以更僕數其敘事簡畧劉器之嘗病其鬱而不明潯南
王氏曾爲辨撫其疵者數十事而用修楊氏又譏其姚
崇十事要說不當盡削去舊史問荅之辭以誣後世此
皆承學之士所耳以熟者韓子中之辨惑譙孝寧之評

南園張氏之漫錄惜乎吾不能徧觀而盡識之也歐公
志表頗有裁斷然樂志盡削去樂章不載匪惟賡續諧
叶之道盡失且并有唐一代之雅頌無可復尋而其尤
馳繆而不可依據者莫如宰輔世系一表僕嘗欲援南
北八書以抉擿其舛誤吳興沈君東甫方合鈔新舊之
書世系固辨之也詳東甫立志專而用力勤斟酌量繁簡
考正同異其爲功于兩史也甚鉅雖然僕猶竊有憾也
六典通典之制度開元之禮元和之志律之疏議王溥
之會要其可以訂得失而資證據者固不勝漁獵焉東
甫乃沾沾以兩史畢功乎每欲發憤以補其闕家貧不

足以營副墨輒嘆喑而中止吾子年齒鼎盛家之藏書
甲于寰海胸之記覽富于老成不朽之業及今不爲將
復誰待也僕雖懦鈍尙能與于覆審之役維吾子鼓勇
而創藁焉不任翹望之至

與張曦亮書

比讀陳壽三志竊怪裴世期之集世期尙有闕焉因更廣
采異聞以增益其所未備然其間疑意累累以臆妄解
畧得一二後問太鴻便知溺攢落度之說昨者酒座未
罄所談退謹疏明其辭以附塵記室舍其大而重問其
細諒吾子不以是爲鄙也魏志王粲傳文帝常賜劉楨
廓落帶其後師死欲借取以爲像太鴻謂廓落帶是革
帶施之於師喪則禮無可證也不佞按荀子禮論篇說
褻衣襲三稱搢紳而無鈎帶楊倞解曰搢紳謂扱於帶
鈎之所用張弛也今不復解脫故不設鈎也諸葛恪傳

童謠曰蘆葦單衣篋鈎落鈎落者校飾革帶世謂之鈎
落帶然則廓落之帶其制乃寬綽者耳漢匈奴傳黃金
犀毗張晏以爲鮮卑郭洛帶瑞獸名顏師古以爲犀毗
胡帶之鈎亦曰鮮卑亦謂師比吳質傳注我欲溺鄉里
耳太鴻謂當讀如漢書解儒冠溺之之溺董昭言不能
老爲君溺攢猶曰汝能溺鄉里我非可溺之人今年雖
老終不能爲汝溺所攢集也蜀志楊儀傳處世寧當落
度如此邪太鴻謂是落度卽落托落托卽落魄今諺語
猶若此言舉軍以就魏氏則不止後軍師而已儀故言
落度也已上三條皆吾二人之私解未可以爲確論故

求足下更審定其有不合處希有以報我也又張魯傳
注有言駱曜教民緬匿法緬匿法不詳意卽抱朴子介
象蔽形之術後漢書劉焉傳注亦引典畧則削去此語
又劉廙傳注廙箋謝劉表稱考匆考匆二字何所指也
太鴻謂是其友二人之名傳旣不列其名而裴氏又不
能舉其姓載籍闕遺無可徵信偏執之解祇可爲吾子
道耳

通鑑卷之二
十一
其故雖難關數無可憐計論舜之職無可憐吾年
太師詰其夫二人之各幹雖不陳其各而悲况又不
父禮與君出與楚權楚楚陳亦陳二宰相復計也
果新漢之兩射對壽隆既計也亦得典畧陳去地
去亦言為罪好另醉固若醉固若不信意明於林平
亦且不更審其不合與亦皆以罪共出又與魯

與張承之書

去冬殘臘適止海昌在賢兄處諏訪邑中人物意謂談
孺木之史抄與君家元帖之經學事未百年流風未墜
後進必有英絕領袖之者而碩學清才乃近得之年家
子弟且慰且忻抃躍竟日蒙示小弁書義十三篇標置
新言抉擿奧義鸞斯之弁及掇蜂之懼兩說並存渡譎
雲詭不佞栖遲衰鈍目眩耳驚豈能以瑣瑣之辭為益
足下哉荀卿子云問而不以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
之嘖傲非也嘖亦非也與其傲也則毋寧嘖矣小弁一
章諸儒之論兩口沓舌其指多端小序以為太子之傳

作孔疏云太子不可作詩以刺父自傳意述而刺之集傳云舊說太子宜白被廢而作朱子又以為但未有以見其必為宜白耳羅泌撰路史則以為如其傳作之則是陳義以達其情者高子雖固豈得以為怨乎此為人子之心有稽而作明矣呂仲木著詩說解頤則又云宜白立為平王昏庸之主豈能為是詩此皆於伯奇之外紛綸持論不易以折中者也凱風齊魯韓三家皆以為母過責子之詩而毛以為其子自責仁山金氏曰七子之母固為失節然禮律有繼父之服又所關止於一家故曰過小西河毛氏則曰引詩相難必取其相類者惟

小弁虐子而怨則與凱風之虐子而不怨者明有關合故同此一過而但以過之大小辨之此又凱風詩義之不出於一者也關弓而射毛傳引孟子作關弓而射我故北齊文襄致書侯景云吾兄射我泣而道之越人射我笑而道之此經文之異也說文磯石激水也集註磯水激石也周公謹云磯乃石隱於水中激水使湍急有聲見癸辛雜識與說文之義合張南軒解云磯激也謂不可少有激發也陸象山語錄云磯釣磯也不可磯謂無措足之地也此字義之異也趙岐云高子齊人也學於孟子鄉道而未明去而學他術韓嬰云高子問於孟子衛

女何以得編於詩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徐整云吳太常卿作毛詩譜子夏授高行子卽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也以絲衣繹賓尸爲靈星之尸以小弁爲小人之詩此孟子門人之有高子之異也足下馳驟才鋒張皇別解衆製紛羅旣詳且美不佞辭傲而居噴傾箱倒庋復陳一知半解之長誇經言之枝指贊書義之矜式不佞以舌爲筆足下以筆爲舌詎得不謂之斯道中之鶻鵠歷駉乎後進之才氣挾聲不佞將懸足下以爲鵠以求之乎寧邑之人士其必有爲我鍼膏肓而起

廢疾者不佞且延頸而日顛顛望也

與黃莘田論詩書

莘田大令足下僕浙河後進少嘗措意於聲韻之學幸
生於通邑大都之地賢哲之所挺生才智之所輻輳奇
文秘冊汗牛充棟之書飽聞而飫見其所拍肩把臂者
類皆負橫翔捷出之才轡龍文而膏鳳髓力足以齟齬
當代之宗匠然猶怵然不敢以自是平心以觀理虛已
以求益斤斤焉求合於古人之尺度以爲難蓋吾鄉之
習尙指趣若此而僕則其卑瑣不足以道者也所恃平
昔朝夕於師友之訓廼得無濡染於俗學間嘗以樸拙
瘦硬清微融渾之旨標風雅之軌則涉江踰嶺采風於

三山意謂閩川之名士必有歐陽詹林藻之畱餘杼詞
勁挺琢句清鑠令鄙人拾香草屑瑤華口欬心醉增長
其意識以爲娛樂乃自足下而外寓公則許大令子遜
學使則戴庶子巨川孤弦么韻曲終寡和聲律寢衰彌
增慨息前於謝編修酒所口足下昭陵遺蹟詩不置而
君意怒然壹若匿瑕貢瑜爲非友朋直諒求益之道者
抑不知足下之論謂其瑜者果不止於是抑以爲粹然
而皆出於無有瑕者耶抑以僕之所謂瑜正君之所以
爲瑕者而僕果顛倒瞖亂而不可以信耶雖然僕有以
益足下矣足下讀書多而隸事博搖筆橫墨動成珠錦

八閩才人計無有先足下者足下之詩曠如者奧如者
咀嚼宮徵出入風雅此所謂瑜也僕不敢復爲足下貢
矣蓋有童蒙之所習知以足下之淹洽而猶不免於刺
戾僕豈爲足下寬乎夢遊仙之篇自與樊姬江上別玉
京朝會又何年蓋謂劉綱妻也樊姬則別有荆后事矣
越王山之篇治池劍氣亦銷寂干將一去空寒潭蓋用
越絕歐冶也干將則別有張雷事矣比評子遜詩謂西
湖不當言夫差墓杭州不當言冬青此雖不足爲足下
與子遜病但剖字鑽響枿文申義則吹毛次骨恐不當
受瑕於目論耳又沈香念珠篇頷旣言喃喃轉妙蓮結

復言一百八聲圓所謂一意兩出義之駢枝也藤鼓篇
前旣言響應雙蓼蓼末復言逢逢千聲磨所謂同辭重
句文之朮贅也夜來香篇旣擬香嚴色界復比祭星齋
壇梵仙沓雜首尾橫決所謂往蹇來連狐裘而羔裘也
若此數端微僕言之足下當無有不自知者然安知足
下之胸中其不欲僕之摘瑕更有甚於其不欲貢瑜也
者將瑜瑕不捨僕之所告於足下者正足下之所爲匿
堅以示瑕者乎昔薛道衡有所綴文嘗使顏籀倚撫疵
病僕識學禱昧有愧古人而汲善若飢渴迢迢二千里
外雅道榛蕪得一魁奇特達之士乃復有引繩披根之

論壹似好爲排筭不知僕蓋以春秋責備之義望足下
爲賢者非若小夫喋喋招人過以成名也

